

烈

火



火 烈

著 明 錦 黎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海 上

1928

烈火重版自序

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種情形中寫成，除開儒夫一篇，當我在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於它，只有遺棄的一念。在京報和語絲上我登了兩次序文，在將付印時做了三次序文，再版前又做了三次序文；這一次是第九次了；實在，我不知將它怎樣處治才好。

我去年到海豐當了半年教員，寒假時跑到廣州來；我在給章錫琛先生的信中決定表示烈火將不出版了。那時我在中山大學會見了魯迅先生；他問起了這件事，我直率的告知了他。他說：『這可以不必。我們看過去的作品總是不好的，出了沒有什麼關係……』後來我想這話較我的原意好，於是將那信毀消了。現在它在三個月內便已消去一

版，這實非我所料想得到的事。我這次回上海，又想將再版停止刊行了。我覺得其中各篇不但思想幼稚，即藝術亦多不成熟。然而我覺得對它又生出一點憐惜的意思來；我想，至少它不過我的一個初產出來虛弱的嬰兒罷，我應該依樣珍重它，決沒有將其沉溺的道理。於是烈火改削了，雖然改削後依樣不成東西。

廿七，八·一九二七於滬濱。

目次

小畫家	一
輕微的印象	一七
四季	二三
出閣	四五
神童	五三
晦	六五
一張請帖	八一
無題的故事	一〇五
一幅圖書	一一一
姐夫	一一九
董夫子在畫室	一三三
懦夫	一四五

小畫家

小小年紀的克夫，不費絲毫的心力竟考取了一個圖書專門學校，而且高高地列在榜上第四名。他心中充滿了愉快，寫了封長長的信給他的不曾住在P城的母親。還添上一句「……我現在成了十三歲的專門學校學生了。」

開學那天，他清早便帶了學膳費和行李搬進校舍。校舍裏的一切都是華美而嶄新的。歪着小臉兒的花和幌着柔弱的枝兒的小樹；他的靈魂被勾引了去似的，在樹叢裏徘徊了許久，才戀戀地跑到自修室清檢什物文件。被美所陶冶的心意，指揮着他將他那狹小的世界裝飾着；立體的美術品——瓶兒插着小花擺在桌角，白色小盜像在中間；平面的美術品——五彩的畫片——小的釘在桌欄上，大的挂在壁頭。他的所有的帶了美性

的什物都陳列出來了。在旁的同學倒有點笑他，還對他警告地說：『小心哪！留心扒手哩！』

他突然憶起了一件事，忙跑到庶務處繳學膳費，接着到教務處簽到。

『進圖案科吧！』教務主任對他肯定的說。

『……圖案科是些什麼功課哩？』他疑慮的問着。

『這不要問，明天上課自然知道的……』

『那麼這科在將來有什麼應用呢？』

『……應用麼？實業上……藝術上……商業上都行。』

『進繪畫科可以麼？』

『不行不行，繪畫科人數太多，圖案科少些，學校裏不能不這樣規定！』

教務主任說了，面上漸露出一層不耐煩的神氣，他只好走出了。

第二天開講，他的那班開首便是寫生畫。他效法帶了寫生器具，跟着他們到校園去。

描花這一科在他似乎有些把握。因為他常時練習過。那時正值初秋的時候，園裏的花卉夾雜的榮發着。他恨不得將所愛的都搬上紙來；選擇了一會，最後注定了夾竹桃，似乎這花不但美而且有美的莊嚴和沉靜。他在花前面便將畫架支了。

他的意境來回的往返在紙與花之間，很狹小，外界事物都不覺得……

「莫畫這個！換換換，石榴石榴！瞧他們的去。」突如其來的聲音從前後發出，似乎很有威力。

他回頭正待回答，瞧見那人的一叢日本式的鬍子和皺着的眉頭便有些畏縮，只得默默地換了張紙，擠在人堆裏從新再畫。被迫的意志自然連帶的運動了情感，至薄弱而且不快。畫後，他將紙繳在值週生手裏，這回於他完全不適意。

第二天，值週生將原畫發還了他。

畫紙的右角印着丙下兩字；原畫的枝葉是垂垂地，卻完全改成挺挺地了。上面還批着：

『夫石榴之葉者，非桃花之葉也，其注意乎！畫果實的時，色必華美，而必光澤可鑑諸，非若是者也；而畫枝時，勢必挺然拔翠，瀟灑自然，方不脫俗。若此者，誠所謂畫蛇而添足也矣。』

他在慚惱中撲嗤的笑了。他聯想到那蓄着日本鬍子的教員，向一個同學詰問這事。『……這位仲先生留過學哩！』那同學答道，『就是校長，你知道麼？國文雖是不大好，畫的程度，喝！你看過他的油畫麼？你還冒冒失失地笑！笑什麼？他的畫張張要賣錢，四五十塊大洋一張的起碼數。』

他上圖案畫課那天，他效着同學，將工部尺兩脚規等等儀器擺出來。

一箇同學告他說：『那棟先生，很有學問的，著的有書，也留過學。』

『家裏有錢，很闊，有兩箇姨太太哩！』

到下課的時候，那位那先生才到。這位先生的身材很矮，穿得極華麗，胸口還挂着一塊光燦燦的金牌，慘白的面龐透出一點青色，嘴上也有一叢短髭，黃黃的。那先生走進便

很堂皇的撞上講臺，將大黑皮夾朝桌上一攢，捏起粉筆在黑板上簡單地寫着「弧形圖案」接着，帶鼻音的說：「講義沒有印好，將上期這樣的照畫！」隨即拍了拍灰，走下臺來，伏在一箇學生的面前，大約是同鄉，或者親友，嗚嗚地說土腔去了。

他是插班生，從前不但沒畫過圖案畫，簡直連樣式也沒看見過。他聽了卮先生的話，全然困惑着了，因為他預算要聽一兩箇鐘頭。這一句話不能使他不明白「圖案畫」的意義和方法，只腦裏留着「圖案畫」「弧形圖案」幾箇字的概念。

他思索了一陣，才發明「弧形」是指示畫箇圓形或半圓形的花樣，便拿起鉛筆來描着。他覺得這比寫生畫難的多。他畫不整齊。接着用儀器，又覺得只是手鈍，心中毫沒有一點美感；瞧瞧同學們的，也是一樣的簡單而機械，只比較齊整些。他想圖案畫應該是這樣的麼……」

「幹甚麼？」卮先生在後面突地問。

「不是畫圖案畫嗎？」

「噉——這什麼東西！講義呢？」

「沒有。」

「怎麼沒有？」

「我是插班生。」

「插班生？」——照他們的姿態，這般糊裡塗塗地，像什麼樣子？」卽先生的聲音和琴師的指頭在胡琴尺調上一滑的聲音相像；說後，瞧別人的去了。他們都對老師拘謹有禮的請教着。老師瞥了一瞥，點點頭，也不說什麼，有時口邊動一動：「是」或者「細一點」再不然就「添上一點。」

他覺得請教和不請教也差不多，不如自己畫自己所命的題吧。可是他在這科得的分數不是五分便十分，最多二十分。他只得照了樣本畫，然也只能得到一二十分至多三十分，好似教師打順了手不能更改。

因而他對於這科特別灰心，可巧卽先生當時只在教室裏留連半點鐘；或者到得早

一點，巡夜一般的看一踮便走了。最普通的情形便是「飛箋而至」，教務主任將牠安靈位一般的釘在黑板上，他不看便知道那話是「今日因微恙不能上課，諸生繼續畫之可也。」或者，「下午將赴友人之邀請，告假二時。」

同班們在邯老師的缺課時依然上課，但他卻在畫他自己的漫畫隨筆。

在一種閒散情形中，他們說：「今天大概沒有起來。」

「當然的，兩個姨太太呢！」

這天，邯先生早到了半點鐘。這半點鐘於他實在不易搪塞，他爲着分數，按下心靈的活動任着手兒照樣本臨摹……畫了一點鐘，又覺得太呆板，不知畫中間爲什麼空了一塊白的。他的腦中起了一箇印象，便將它填在中間。那是一箇裸體女子。

畫完，他得意的將它捧起畫向邯先生請教。邯先生剛剛瞥了一眼，也不說什麼，捏起來一頓扯得粉碎。

這麼沒有聲音的一霹靂，他有些喫嚇了。同班們也有些喫嚇了。他們伏在桌上頭也

不敢擡，咳嗽的卻竭力忍着；有時一兩箇偷偷地回頭來，露出那雙冷澀的眼朝卽先生瞟一下，朝他瞟一下。

他檢起畫具，走出教室，心裏有些慚愧，却大部充了忿怒，偷偷地到花叢裏去了。

這一來，同班們很嘲笑他。

『你這人真有點傻氣，老不看人說話，所以——以後就危險了哩。』

『那麼他怎要扯碎呢？』

『總是你錯了……唉！好漢不喫眼前虧！』

因而同學們都有些瞧他不起。從前，他到這學校時，就有許多像滑少爺的同學喧傳美人來了。他聽了十分地羞澀不快。這些同學似乎是他的眼中釘。他遠遠地望見他們便故意轉開不讓他們撞着。可是他們却都巴不得和他一談爲榮，有時還假假傍傍地，有時強迫地拉着他接吻。他每次經過這情形，只惱怒不堪，口沫也不知吐了多少，有時他和小孩子們相角鬪似的打他們的耳光，罵他們的娘。——終於他和他們結了不少的嫌隙。這

時，他們更覺得他可嫌厭了。

學校裏開展覽會那天，他的畫不曾陳列。會中被譽稱爲傑作者有四。

第一張是孔子像，穿了一身紅綠，還挂了寶劍，坐在交椅上。

第二張，北海風景，顏色異常鮮豔。

第三張是一隻鷹站在石巖上——他的同班某某臨着標本畫的，却創造了一塊石

巖。

還有一張大張的圖案畫，名「蝶戀花式」。上面許多四季的花，許多蝴蝶。

「唉！可惜這鷹的嘴平一點，毛的光彩……欠些。」他們這樣批評着。

「這孔夫子手裏拿本書更好些！表他是一個經學大家啊。」

「瞧！這北海風景多像，若添上兩個人點綴點綴不更好？」

放假的那天晚上，教務員伍先生，和他是同鄉，出了大禍事似的跑到他的寓裏報告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倒降起班來了？』

『降了班麼？我只除圖案畫一科外其餘不全及了格？』他駭異的問。

『是！就是圖案畫沒有及格，僅僅三分！』伍先生說這還是「勉勉強強，着實連三分還配不上。」唉，你是進的圖案科，這科是主要的，即使不愛畫，也要搪塞搪塞呀！』

『那什麼伍先生真討厭，那配當美術學校的教員？』他憤憤的說。

『……小孩子脾氣！』伍先生笑的一句煞尾。

『唉……學圖書總要細心……女子學方適宜。某某大姐姐在圖畫科起先不也是不行麼，不過她捨得下死勁，一天畫到黑，畢竟畢了業就有八九十塊錢一月的事。亢夫的性格本來不合的，降班也免不了啊。』他的叔父便插口說，有些惱他，又似乎有些哀憐他。

『我在學校裏先生都說我的功課好，用功，我不愛做的功課偏要捨死做，這學期取

第二！』接着，他的一個兄弟大聲道。

『我也是一樣，有天我算算術，頭也算痛了』

下一期他還是每天去上課。他把自己的心靈和美的情感通通收斂下來，效着同學們每天照例的，刻板的，機械的工作：伏在畫板上憑着一雙眼睛和右手在畫本與紙上動作，可是沒有學到那步田地：一壁畫一壁唱着「金沙灘」；或者和同座的唧唧咕咕說笑話。

這種生活，他感得枯寂了。然而到最枯寂的時候他便到圖書館裏去翻書——『一個青年的意志要自己覺得沒有謬誤，不受何種誘惑或權力；在這純潔而堅強的意志裏，發出一線希望，這種希望的成功，在抵抗他一切罪惡，踏平一切障礙。』幾次後他這樣想了。

可是他能實行麼？自然，他沒有希望，而且他也不曾覺得自己的希望是藏在靈感裏；他的知識薄弱，在世界上像一隻藏在巢裏的小鳥，似乎無論什麼都可以制服他。因此他

更感枯寂了。他的情感和意志一齊灰敗下來，每天只懶懶地昏昏地時常睡到上午十點還不起牀。

後來他病了，病是他底幸運。他脫離這種囚獄生活回故里去。

有幾個教育者還替他嘆息着說：『這等少年沒有什麼出息，教育完備的京城裏還安置不下去，別的環境不會使他墮落麼？』

『所以哪，教育非取嚴格主義不可——對付一箇任性的學生，沒有別的方法，使他受幾回辱和打擊才能覺悟！』

到家時，他接觸了母親笑臉，病便霍然痊愈了。到家連凳不曾坐熟，小弟弟便拉着他的手露出笑渦兒問着：『你還畫菩薩麼？』

『還畫，你呢？』

『我天天畫，畫的不好！你替我畫張吧。』小弟弟不待他許可便跑到小櫃櫥邊拿出

幾張潔白的紙，和一支新羊毫筆；挽着小手兒磨了墨，一件件擺在他面前桌上，一壁在旁伏着。

「畫什麼哩？」

「畫——畫——畫一個獅子和老虎打架。」小弟弟疑思着說。

「你和獅子老虎打架不好麼？」

「……那個打贏了？」小弟弟很疑慮的說。

「你打贏了！你只須一脚便踢死了獅子，一拳便打爛了老虎！」

「好好好好！極好極好！我喚起他們來看。」小弟弟偏着頭露出嬌態連聲讚着，接着

跑出招呼姪兒們去了。

他拿起筆；在他的心靈裏，映出一個獅和虎和他的小弟弟在那裏搏鬥。這些，即刻重映在紙上。

四個小頭兒圍着桌面，八隻眼睛撲撲的挂在他的手下筆尖上；他們臉上的笑紋慢

慢兒一絲絲的露出來，嘴裏哼着。

「喲，叔叔，和花狗打架！」

「呸，什麼花狗，獅子老虎也不曉得？這個人是我，多利害，連刀子也沒有便打死了獅子，極大極大的獅子！還有老虎，極惡的。」

「你不怕他咬麼？」最小的姪兒問着。

「蠢家伙，假的怎麼咬人！」姪女兒說。

「我也不怕！看看，看哪！」最小的姪兒傲然說，一面將小指兒徐徐湊近紙上的獅子口邊。

畫就之後，他們團團地圍着那張畫，默默地看着，小心裸裏好似在模仿這一個幻象。——小弟弟咬着唇兒，兩頰現出微笑的淺渦；小姪女兒的嘴自然的無意的動着；一個姪兒只睜着一雙大而明淨的眼；最小的姪兒融融的將手指塞在小口裏，——珍珠一般的涎沫沿着手直流。

他在一個中學畢了業。他決定專門學美術或文學。

第二次到京城，他打聽只有那個專門學校還可入。他跑到那兒觀察了一會，雖然情景如舊，可還是感得一點淺淺的淒涼和冷酷。

「喝！是你？！夫！多久來的？」

他忙回頭一看，覺得這人很面熟，憶了一會。原來是舊同學名程不知，號爲神經病的。從前和他沒有好感，也沒有惡感的。他忙客氣了一會，順便問起這學校的近況。

程的狀貌還是和從前一樣，說話時照例的鼻頭聳一聳。

「……再進來，很歡迎的哪！反正我們舊同學只有七八箇人了。校長教職員多數換了。可是我們哎，——糟糕！」

「你們幾位快畢業了，我又來當低班生，倒很慚愧啊。」

「笑話！我們哪，真「糟糕」——「糟糕」極了！英文哩，好家伙，這麼樣兒！你的好哪，還要

說？簡直是——我們老沒有一點正經事，「糟糕！」畢業呀，飯碗怕還靠不住……真討厭！這裏面的教職員狗打架一般的瞎鬧我們哩？——喫了睡，睡了喫，真「糟糕！」

這當兒，一個禿頭——大約名蒙誠的——一把撞上來捏住了程底鼻尖格格的說：「找了半天！聳不聳狗鼻子。」

「別瞎鬧！瞧你這癩子老是這般的。」程笑的一推。

「他是誰？」禿頭故意朝程問着。

「他嗎？……這癩子不記得嗎？……你瞧，變了哩！可不是那樣兒了……哈哈不是麼？」

七，三，一九二四。

輕微的印象

「四小姐，你的大姐和人家講戀愛了。」多情的亢夫不到十五歲便成熟了，微笑的撥鄰家汪氏的女兒。

「啐……我告訴去！」四小姐說時，朝亢夫駭怪的翻了翻白眼，從玩伴中引身出來，忙的往角門回家走了。

兩點槐花由樹杪飄下，在亢夫白的頰上假了一假又飛去了。他默默無言，低頭弄着旁的石榴花枝，折了一片小葉含在口中，嚼出一點辛酸來。玩伴們都鄙視他了，因為他犯了汪家寡婦的貞潔和莊嚴……

燈光投在亢夫的髮上，映出那柔黑的光輝。他面前斜擺着一冊薄薄的英文，兩箇綠從窗上撲來，落在書面上和小蟹似的橫行。——他呆呆的覷着，憶起剛才的事來。

「下次說話要謹慎些，她是青年的寡婦，怎麼能用這種話去侮蔑她呢？」他的嫂子在窗外說。草扇拂在衣衫上的微聲。

「趕緊去陪個禮罷！不然……」他的哥哥說，接着又調着他的女兒嬉笑了。

一陣幽揚的絃聲從西屋樓上傳來。他想起那樓上妙年的女兒，大約這時正在曼歌清唱。他又想自己如在非洲的大森林裏孤獨的踟躕，濃烈的樹香包裹他的靈魂，也有毒蟲猛獸戕害他的生命。不覺間他倒在燈前昏昏的入夢了。

以後再也不看見四小姐來聯合他來作玩伴。角門從此長時的關住，只偶時看見汪家太太開一回兩回，伸出頭來叫兩句。他再也不敢出大門了，因為怕經過汪家的院落，怕遭受從窗鏡裏攪來的寒光，怕人們排斥的喁喁私語。

汪家大小姐還是標緻啊，他仍然這般縈想，不過從此他在這苦悶的縈想裏漸次失

却給她的愛力以至消滅於無并，且他相信女人的心情符合了孔夫子論女子與小人的
一段話，他漸漸的畏忌女人，不愛和女人親近。

槐花一片片灑到塵土上，又和塵土一同消失了，枝頭結出一球球和扁豆似的槐實
來，已是初夏了。愛亂嚷的喜鵲報着榮華的消息，鴿哨央央的在大氣裏放出和平的聲浪。

好幾回偶然撞着汪大小姐，在她容顏上領受了一些冷酷，和他的心境一樣冰霜。

一天，他夾着幾本書在一條大街上踽踽的走着。一聲叮噹突然提起他沒在沉思裏
的注意，他擡頭看見一列正在飛行着的洋車，車上都坐的時裝的女子，其中一個便是汪
家大小姐，臉上還罩着凜然的冰霜。

『是麼？』一個悄聲回顧說，於是她們的視線撲刺刺的一齊掛上他的臉，帶着微笑
又帶着一些輕浮蔑視的神情。他不禁一陣羞慚，在羞慚裏覺到這件不可解的事，似乎陷
到不可拔的深淵裏去了，只是遭受人們這樣的侮弄和輕視。

這一件事永永鑄在他的心頭。他洞悉這事的內層了，他在狐疑裏造出他初期的想

象。

上。

『哈哈，貞潔原來如此！』以後他常時兀自的笑說，將那英文課本拍的一聲擲到桌上。
在夢境裏也找不出像這一箇奇幻的事……

綠蔭蓋着全部院落，暑氣未消的夏晚，人們散聚在院中。孩子們只從花枝裏竄；小姐們便默坐在竹牀上，柔柔的拂着羽扇，擡起眼望着蒼穹，在回憶過去甜蜜的故事。清淡的月光投在她們的身上，由聳動着的輕紗裏映出潔白的肌膚；晚風也和月色一樣的清涼，吹動了花枝，吹動了她們的美髮，流出同一樣的幽香。

亢夫從外歸來，走經這箇小小世界，深深的受了一回誘惑。

竟想不到她——他所忌畏的女人——斜着眼波睇着他了。他的心神一陣緊張，忙望了她一眼低下頭去。然而他還是覺得女人的虛偽——這樣甜蜜的暗示雖陶冶他生

命的全部，只是昏黑的四周，找不出一條到那田地的道路。他受了誘惑，但他永懷着猜疑。

每一次每一晚經行彼處，這機會裏繼續的給他以斜睇，目語，有時微笑，輕響。然而不過如此罷。他的心意只是在縈想裏奔流。

一直到秋深，木葉由枝杪「啞」的一聲落下，院裏佈滿了涼風和蟲語時，才不見她的倩影。

年華如流水相逐的去了，他再來京都時已睽隔四年有餘了。

他住在已經遷移了的寓所，站在茫茫的前程上，把這件殘餘的舊痕完全消滅了。他有時聽到人們口邊傳來她的消息，說她已經得到一個美滿的職業。他聽後便淡淡的忘却，不願意聯想到那些故事。

有一天，他偶然聽說她來到這裏，他只是挾着好奇心去探視她。她着了一件狐皮外

驚容顏還是和往年一樣，只是消瘦了一點。他絕料不到她會發覺他的窺探。最令他驚奇的：她忽然臉上一陣紅暈——流出少女時的容色——朝在他窺探的處所望了一眼，低下頭來。

如今，他爲她悲哀了，想到在世界上爲禮教所牢籠的女子：有時很想戀慕她，但心意再也不許他戀慕她了。

二十五，六，一九二五。

四季

一冬

雪絮飄飄的城南某道上，我和S|Z|三人踽踽的走着。

『今天我們會着了B，預備講些什麼話？』這個人，心太冷，不願意聽的話他簡直不理……這一次，瞧吧，一定又會討場沒趣！』Z|靜靜的說着。

『Z，別擔心，今天包管你叫他說一場有趣的話。』S|迅捷的說，嫩白的臉上淡淡的露着笑靨，接着將手急促的搓了一陣。三人暫時無話，只Z|的鼻腔裏，連連的哼了兩次，大約是不相信S|的話……

我們已推開B|的房門，一股撲人的暖氣送出來。房中的爐火半明半晦的燃着。B|靠

在爐邊桌上，一雙眼湊着書在那默讀。桌角，地上，佈滿了畫得模糊不堪的紙。

『來了麼？』他不經意的說，似乎早發覺了我們三人。『隨便請坐吧。這般冷的天氣，你們真捨得命……』一壁很不耐煩的轉身來。

Z只向S暗暗的瞪着眼點點頭。

『B！今天學校裏發現你一封信。封上署着淑靜的名，或者是那個女子寫給你的。趕快去取吧！』S突的帶着莊容說着。

『S總會鬧笑話……』他還是淡淡的說，將書摺起，順手將茶壺擱在爐邊；眼皮很自然的顫了幾顫——這是他特有的習慣，或許是看多了原本書。

『你不相信？』S接着說，『那我會替你代領！你不願意愛她嗎？我會替你代愛！我還要代替你和她結婚！』

大家笑了一陣。B不禁也微微露出一點乾澀的笑容。

……漸漸不覺的談到戀愛兩字，果真惹起了B山一般高的興致，浪一般湧的談鋒。

他兀自燃了一支名人牌紙烟，眼皮顫了幾顫，朝着我們一把坐下，將雙腳一擡擱在爐邊，說着：『也能，今天倒要丟開解釋解釋戀愛兩字——你們要知道我呀！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就沒有正式瞧過女子一眼，除開我的娘外不會和別的女人說過話！倒也好，無論什麼女人和我扯不上；她們瞧着我，我就蒙着嘴笑，唧唧噥噥的批評我是什麼「印度鬼子」——瞎眼太歲！』哎，要是別人，不會羞得一臉通紅？我呢，「侃侃如也，」「聞聞如也。」……我的表妹……』他接着狂吸着烟，烟霧薰在他的眼皮上不住的激烈顫動。

『是嗎，愛上了你嗎？』S笑的問着。

『誰叫她愛我？』他堅決的說，兩腳一把縮起，大約被火烤痛了，鞋擦鞋的掙扎了一陣，『她愛我嗎，我只認得她姓王！她的眼瞧着我，我的眼就望着天，她叫我聲「哥哥」我就應一聲「幹麼呀！」像S呢，她瞟你一眼，你巴不得「溜」她七八十眼；叫你聲哥哥，你呢，「哼，哼」大概就會「呀呀呀」我的愛人呀……接個吻吧……抱抱腰吧……做幾篇新詩吧……S，我昨天還撞見你同個什麼女學校的學生在街上走，巴不得就預備在「垃

「堆上交換戒指——訂婚喂喂！喂！喂！」他對爐邊猛烈的吐了口涎沫。

S和Z只笑得彎着腰捏着肚皮，朝地上噎氣。我也覺得要笑了，連忙熬住簡捷的問：「你到底覺得淑靜怎樣？」

他還是顫顫眼皮，將剩下大約有半寸長的烟尾吸了一口，不忍釋手的擲去，徐徐說：「……倒也不覺得怎樣，君亮，我說句老實話吧：我實在看破了世情，不然怎會提起戀愛就唾罵……唉，芬生的自殺，吳仲亭的投水……到底是誰害了……你是愛文學的，自然離不了「愛」「美」的研究；像我這埋在數學堆裏的僵屍，誰有心來管這些閒事。一管准跌到茅坑！而我家鄉的人通通是古墳裏掘出來的，要是你在外面自由戀愛，他們不但會斷絕我的用費，還許會臭我的祖宗……」他聲音漸漸的帶些乾澀，「……這一世——我學了這一肚皮的數學掙碗飯喫够了，要是再加上些什麼「愛人呀，」「甜蜜的接吻呀，」「飯碗准會打破……我的表妹呢，也是每天唱着「愛之花，」「情之果」的女文學家，交了一大堆的男文學家，都是打扮得「三分像男」「七分像女，」——又怎麼會

跟我這黑臉大漢拉得上……」他又徐徐的改變了聲調「可是我那位表妹正在「二八妙齡」嬌嫩嫩的臉兒，確實着長得不錯——」

「廢話！道詞！矛盾律！」S搶着說「你不說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就沒瞧過女人一眼嗎？這怎麼會發現她——嬌嫩嫩的臉？」

他似乎怔住了，却又顫顫眼皮徐徐說「……連望也不望嗎？你要知道我的望是靜着眼一直的望！像你那學着婦人們「射眉眼」的望嗎？矛盾律！我又不曾和你談論理學。」他原復將雙腳擱在爐上；茶壺的水只滾得發出一種凶暴的吼聲。

這一剎那間他的談興更高，和耶教宣講師一般，眼和嘴同時顫動着。他正待繼續，却回頭過去將指頭從漿糊瓶裏掏出一大塊麵漿來，挑在指上豎得高高的，朗聲朝着S說：「我的愛人！這名叫什麼？」

S楞住了，釘了他一眼說：「漿糊呀！」

「傻子！誰教你說是漿糊！」他歪着嘴輕薄的說，「你家的黃狗也知道這是漿糊，他

還會張開口喫！我的心肝，告訴你吧——這名叫「女人的心」A girl's heart』

我和Z怔住了，因為他從沒有說過這般武斷的話。

「瞧S！」他繼續着，「這多麼黏人！瞧我這指頭比方是你——S，已經給它黏住了，愛上了；這個指頭就比方是Z，一碰也愛上了。」他說時，一面將兩箇指頭捏着麵漿張開成個三角形，鄭重的道：「這便是新名詞「三角式戀愛」——永永是三角形，決不會成直線；即使有時拆開了，這個沒有黏得住的也落得一身漿糊臭，這就是一個「失戀」。S，懂麼？你和那女子弄得好就得，沒有弄得好就落得一身臭——失戀……哎，還不止此啊。」他又接連的將十個指頭碰在一塊，顯著——「二個還不止，四個，五個……十個都碰上了。愛上了，瞧這怎麼辦，至少有九個會黏一身臭！會失戀——以至自殺把狗命朝馬桶裏一丟……所以這也叫「四五六……十角形的戀愛」。中國人要這麼愛去，包你明年會絕種……」

「哎，S，」他又接着興奮的說，「你那十個指頭也碰上來吧；君亮的，Z的也碰上來

吧，都來愛愛吧……所以這簡直名叫無限角數的愛——數學程式是 n a —— a 的 n 方。」他輕輕將漿糊擲開，指上的黏液就在衣上擦着。

「喂，這話太武斷！」 Z 發着問，「難道你就只拿着女子來出氣麼？女子不也有失戀的嗎，這怎麼說？」

「那是她們的事！」他不經意的回答，「我們是男子，男子替男子抱不平；女人有失戀，自殺的事，由她們去抱不平吧！總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偶數。」」

他說疲倦了，站起來伸伸腰，緊緊的將胸膛挺起，手在胸上作一種單調的拍擊，好似表示他「心無纖塵的純潔。」接着噎口氣說：「……世界上的人沒有比我再爽直，乾淨而快活的了。肚子裏只會裝飯，腦裏只會裝數學書……後來氣運好替中國的數學爭口氣……唉，我的娘和我對了一個「我連她的姓名還不知道」的閨女，老催着我回去完婚，說——「老來都是淚，奚若少年時」……只可憐她老一片婆心！我回答她說——再過十年吧，其實十年之後我不又添上一個十年像我——真是抱獨身主義的……唉，

也沒法，對娘不住也是娘的命，請她抱，抱「草包札的孫」……一個人多痛快！」他突然將兩臂一張，一不留神，桌上堆的書被右臂撞倒——嘩啦嘩啦的撒了一地……

別時他對我說：『君亮，你說這論調怎樣，可帶點哲學氣味？』

我笑着呻吟說：『……理由是很充足，……不過是你自己的主義，……只要能將你的主義貫徹一生，——做一世人不戀愛——那麼後人當會替你成立這宗學說！』

二 春

三月來不曾和B會晤過，僅僅只在年關時接得他一張「恭賀新禧」的郵片。

「春城無處不飛花，」正是萬物唱歌跳舞的時候。有天接得他一封信，略略的寫上：

『君亮吾兄：別來三月，又是一度年華。特約於明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在北山

公園清風雨軒便酌，席上僅吾姑母與表妹二人相陪，即望屆時光降。B』

在園中一處僻靜的座上，果然看見B和兩個不相識的女人對坐着。

他見我，忙站起相迎！他的面容換了，帶着春風一般的微笑；衣服也煥然一新了；囉！馬褂和長夾袍巍巍的罩在他身上；他的呢帽者「托力克」橡皮鞋「破天荒的」在他臉上，上腳上發現了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和春來一樣的變更，僅僅只除開他的一雙眼皮——還是顫的。

「B！呀！你改變了你的人生觀麼？」我帶着愉快而希奇的口聲說。

「哦，春時萬物都生氣勃勃的，難道人也不如此麼？」他那擦了雪花膏的臉上透出一層笑紋——極神秘。

由他介紹後——那半老的婦人滿身都是密緻的花，臉上一團慈悅的笑容的便是他的姑母，對我並着手在胸上拱了一拱；細髮覆額，眼波流動穿了一身入時的衣裙，露出膩媚的笑容的就是他的表妹——淑靜，輕盈的對我鞠了鞠躬。

我坐下，他們都繼續的坐下，淑靜輕輕的依在他身旁。我喝茶，他們也喝茶，淑靜時常捧着茶杯昵着他笑，——無意識，天真的笑，他的笑容也不住的露出，——嘻嘻顯露了一

種不能描寫的愉悅和甜蜜。

他的姑母和我說幾句應酬上的話，淑靜便坐在他身旁逗着他笑，有時捏捏他的手，喂喂他的茶；有時將手按住他眼皮，細柔的說：『永永不要再顫！』這一種麻醉的接觸——我想，——他那顆心正怒氣勃勃的開着薔薇一般的花啊！

『君亮！』他顫着眼皮笑着說，『我想世界上最快活的莫如春天，要是我能做新詩，一定將心裏的情感不會遺留的「和盤托出」——大概也會成一部新詩集，花六七角錢一本……我並不是輕薄新詩，我覺得「詩是心聲」寫得出的就寫，蕙的風那種詩，誰說我寫不出……唉，文學實在是安慰人生的，只可惜我……』——這些話好似在他靈魂裏的最神秘部分牽帶出來的。

『——哥！你不會做詩？——你說我寫不是一樣？』靜淑微笑說着，『你說新詩這般易做，我到要試試你——趁着今天的集會，大家聯幾句詩好麼？』

『贊成！正好四個人，一人一句，我想你這樣兒的詩能喫住了我麼？』B很迅捷的說。

他的姑母只古板的笑

『真的麼？』淑靜興奮的說，『那我做第一句……』微笑的花和風在那跳舞。『第二句請密司忒力一續。』她笑的更嬌媚，露出一排燦白的牙，睜着我待我的承許。

『呀！你這一句話可包括一切了。』我轉頭四面矚了一矚，旋即說：『跳舞，跳舞，鳥唱着讚美的歌一同舞。』自己覺得太免強。

淑靜笑着催促他接第三句。他皺着眉苦想了許久，囁囁的說：『可——是——人兒——只會笑……不會跳。』接着淑靜一陣癡笑，——伏在桌上笑。他帶着愧容，迅速的顫着眼皮也是笑；他的姑母也莫名其妙的笑。

第四句輪到他的姑母；淑靜逼着她說，她只搖着頭笑——『我——不——會——』他很興奮的說：『我替姑母續吧，——來補續我那句的惡劣。』想了一會，鄭重的說，『還有那穿着花衣的女兒的小狗，腳兒跟着花兒跳，對着雀兒叫！』

這一句蛇一般的長句不禁逗起三人同時噗嗤的笑了。淑靜只笑得眼角掛了淚。他

的姑母照例的笑了一會說：『你莫醜了我的臉！』

這一次別時，B緊緊的握着我手說：『我真箇全要改變我的人生觀了……我近來只感得無上的愉快！』

『祝你前途的幸福光明！』我笑着說。

『多謝。我明日就要和她學學做新詩……我和她的感情極好啊。』他說着，眼皮顫個不絕，——或者他的心顫兒在一同顫動吧。

『B，你從前的話一概作廢了麼？』我疑問的說。

『唉，一個時期有一箇時期的環境呀！』他說，『像我現在，不正是一春之花』嗎？』
一壁的看着路旁的花，眼皮顫了幾顫。

三 夏

暑假閒着沒事，想起了他，雇車到昇慶公寓去訪。

『早就搬了！』門房不耐煩的接應。

大概是搬到他姑母家去了吧？我急忙到傾蓋胡同去探問。

進門時，只聽見西廂房一陣笑語聲。玻璃窗裏映見他怔怔的望着淑靜；淑靜只無意義的露着天真的笑。

淑靜發見了我，忙輕捷的跳出來招呼。他也跟着走出來，臉上更白淨了，簡直和從前判若兩人，微笑的又帶着迷惘的氣色，眼皮還是照例的顫。

『君亮，又是兩個月不曾把晤了。』他的話含着些乾澀。

『請坐，密司忒力！』她拉了一張籐椅擺在我面前，潔白的夏布短衫，襯出她的笑容更嫵媚。

房裏的器具陳設都燦爛奪目。案上舖着印花漆布，硬挺挺的原本書靜靜列在兩邊，飾以紅綠相映的花瓶。壁上掛了許多畫，裏面有張油畫作品，畫着一雙男女在樹蔭底下相抱接吻，可是只有其形，呆呆板板的，和他的腦筋一樣的機械——大約是他自己的手

筆。

『B，這是你的創作？』我問着。冷不提防她捧着茶杯送來，微微的露着齒對我一笑。我只得伸手接住。

『是，你怎會知道？』他說，勉強的笑。『美術倒和我相近。近來覺得和他發生愛情，終日的離不了，簡直什麼科學書都擱住了。』

她很不耐煩的瞪了他一眼，接着他一陣眼顫。

她似乎動了怒，但即刻的止了，只臉上露着些怒容。他靜靜的坐在門角，臉上泛了一層紅暈。他的沉默，直像一個不苟言笑的閨女。

『這畫很不錯，兩個人的位置很妥當，背景也配得好——』我故意的覷着畫讚賞。她突的插口道，原復露了笑容：『蜜司忒力一也覺得好嗎？那麼這張畫可像個樣。哥，送給我吧。』她從椅上輕捷的點起走上去將畫從壁上一揭，粘在畫上的圖釘不住滴滴搭搭的撒了一地。

『……』他顫着眼皮嘴唇也顫了兩下

她拿起畫橫着豎着亂瞧了一陣，挽個筒兒一抱轉起。

『……留……神……』他還是顫眼的嚙嚙說着。

她覺得手上黏住了幾點滑膩東西，看了一看噴着說：『噯，還沒乾！你怎麼早不說。好，可弄騰了我一雙白白淨淨的手。』她不經意的將畫朝牆角一擲逕往洗漱處走去，拉下他那新又白或許是剛買的手巾和了些胰油，花露水一陣亂擦，只看見淋漓的黑色白色泡沫撒個滿處。他瞧着默然，眼顫的。

他果敢的走到牆角，將畫拾起展開，只見一雙淨白的人，長了一臉的紅的，綠的，黑的，女人的嘴上掛上了一叢藍色的連鬚鬚。他看得痛心，眼皮顫得不可抑制。

『這東西真討厭，弄到手上總是擦不掉。瞧我這手怎麼見人！』她恨恨的說，將手絹兒拭着，兀自坐下，不願意留心他，——弄騰了她一雙手，毀壞了他一張畫也是值得的事——似乎她這般想。

「密司忒A，聽說你也會畫呀？你許我瞧瞧你的畫麼？」她說，說着眼波睜着我。
「略知道一點，」我勉強的說，我心裏感着一種不愉快，「不過我現在沒有畫，沒有工夫畫。」

「那麼，我送張紙給你，請你畫一張好麼？」她將絹兒輕輕掩着嘴唇。

「……」我想不出什麼話。

他還是靜靜的，眼兒顫顫的，那張畫緊緊的把在他手裏。

我很躊躇不安的坐了一會，只得對他告辭，因為他僅僅只和我談一句。

「……聽說貴校招收女生……」她送着說，「下學期我一定要報名，密司忒A，密司忒B，密司忒C，……還有密司忒D，……你會過麼？」

「請你替我打聽一下……在貴校我的朋友很多，你認識麼？密司忒I，密司忒R，密司忒Y，密司忒……」

「不會會過……大概他們也不認識我。」我說，對她點了點頭走出門。他還是靜默的相送。他一定要送我一程。

街旁綠蔭底下，我二人徐徐低着頭走着。

『你現在覺得她怎樣？』我對他問。

他好似不曾聽見，走了兩步又突地說：『她麼？倒很天真爛漫，不過……』

『你兩人覺得有些愛情麼？』我又問。

『也覺得很好，不過……』他囁囁的說，眼睛的光彩很暗晦。

『她的脾氣，我覺得有點不對呀，你說怎樣？』

『也覺得很好，不過……』他還是這般說。

『請轉吧，送到好遠了，何必這樣客氣。』

他瞪着微顫的眼四週望了一望：『這不是環龍大街嗎？』

我不禁笑的說：『沒有，環龍大街還遠哩。』

我雇了車已經走了好遠，他還在那徘徊，好似失掉了腦筋。

第二天清早我接他的信，只寥寥數語——

『君亮：昨日偶因微恙，竟至神暈腦弱，多多失禮，即希深諒。淑靜稚氣未退，慢客乃其常事，想兄不至見怪也。費時半月久之書，廢於一舉手，殊堪惋惜……正值初夏之際，明月在天，人影在地，月之某夜當來相邀，把杯相對，其樂如何……B！』

四 秋

中秋之後三日，我在某街撞着S，提了書籃，很活潑的在街旁游覽。他見我即笑的說：『君亮，你會見B麼？怎麼他又搬到原處來了……他的學校不知道爲什麼記了他兩大過，奇怪，奇怪！』

我聽了更加上一層漆黑的心幕——『哎，不幸的B，竟爲着她……？』

第二天星期，S拉我到小海天公園散步。

飄零的紅葉，落在人身上，一不留連又飛出了。我正在矚覽着秋景，S突然的在我肩上一拍，悄聲駭怪的說：『朝那邊瞧瞧！』

我隨着他的指處望去，只見一個蓬髮的男子支着頤斜靠在柵欄，似乎在沉思着，呀！原來就是B。他那蓬亂的髮，灰白的面龐，襤褸不整的衣裳，總使我不認識了。

我忙拉着S跑上去，只見他滿臉的淚光！

『B，怎麼了？』我突的問着。

他擡頭見我，眼皮顫了一會，擠出如潮的淚兒，哽咽的說：『……君……亮……我失戀了……』接着欷歔的低泣。我登時也感得酸楚，只得坐下來安慰。

S在駭愕之下，聽見這突如其來的「失戀」兩字，斗然露出笑容，將對着擲揄；我連忙擰了他幾下，才收去笑臉。

他悲傷得眼部都被淚水遮掩得模糊不清了。

『哎，B，我早就看破了她對你的態度不明……她的性情怎能和你拉得攏？你素來心地明白，應該留神這點。我希望你還是保持以前的生活，將這心事攔起了吧……』我徐徐安慰着。

『……我誓……不……如……此！我永永愛她！殺了我也愛她！哎，我的淑靜！我想不
到她……竟……這麼……和我……決裂……唉，淑靜……』

『哎，可憐啊……我被漿糊兒粘住了啊！』S|帶着滑稽的笑聲；我又擰了兩下，他還
不覺得。

『你那表妹是講不上愛情的，一看就知道她還是小孩子，簡直懂不了愛情和你相
罵的事是自然的呀……別哭了，我們還是埋在書堆裏去掙那枯板生活去吧……失戀
的悲慘，固是不可抑制的事，像你，應該有這股勇氣啊！』我說着。

『是啊！』S|接着裝腔的說，『這不過是兩條沒有相切的線呀，還沒有成三角形哩！
她是圓心，你不過是不會通過圓心的線呀。哎，值得哭麼……親愛的B……擱下心事
吧，你和她的愛情不過是 a 分之 x ……差 a 的 n 方遠着喲！』我不禁帶怒的推了他一
把，S|跌到樹下不住的縱聲大笑。

『哎，君亮，你是誠懇的人……我只有自殺！自殺！自殺！』他停了哭聲，激昂而帶着淒

厲的說着，『哎，我步了蘇曼殊的後塵。他到南洋去餓死，我——只——有——一刀！』他瘋狂了似的，睜着鮮紅的眼清，淚珠也失蹤了。

我不住的傷感了，心裏找不出什麼話，死死的把住他，不許他亂掙。S|在那邊也怔住了。

『她爲什麼和你決裂呢？』我最後強迫的問着。

『哎，決裂就決裂了，問她幹麼！』他激昂的說，『現在只有死的一條路……天……我是窮人，又遭了姑母的白眼，學校也爲着分數不及格開缺了！我的家裏還會收容我嗎？』

……何處有我安身的地方啊……』他又哭着，一直哭到暈在凳上。

我和S|只悲哀着對着嘆氣，園裏的人們不住的一個兩個的圍上來。

萬難之中，我和S|死死的扶着他送到他姑母家去。

他的姑母和淑靜失了蹤似的連瞧也不來瞧；由兩個聽差的將他扛羊一般的擡到房的光淨淨的木版上放着……

第二天我急急邀了S和Z去看視，門房淡淡的說道：『昨天半夜送到瘋人院去了。』我們三人悲酸的在沒有方向的道途上走着，只覺得陽光變成慘淡，街上的人們似乎化成了一羣羣獠豸可怕的骷髏。

糊亂走了一陣，不覺走到東城去了。我們三人也好似瘋癡了一般，兩脚只由着下意識主動着……回頭走了一會，S突的問着：『君亮，看過法國文學研究裏面巴比塞的個人的故事麼？』

『哼，你還管那些事。』Z晦着氣色的說。

『哎……世界上一件極無價值的問題！』S兀自嘆着，『真費解決……唉，一個問題，不可解決的問題……』

出閣

過了中秋第二天，人家屋裏的香灰都冷了，而陳家門口却更加了一番沸騰。陳四姑娘出閣了！左鄰右舍早就將這消息喧傳幾天了。那一天天氣很清明，屋前屋後的桂花正在吐放着馥郁的芳香；舞動的輕烟，玲瓏的山色，好像都替四姑娘抱了無限的歡意。

正堂裏面一陣迅急的罄鳴，接着大門口的花爆煮粥也似的響動，和着送嫁的人們的歡叫，連幾隻偷貢飯喫的瓦雀子都嚇的無影無蹤了。在這當兒四姑娘由伴娘從內房扶出，對親人連哭帶訴的告了辭。最後輪到她的老寡母身邊，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哭得一身只是亂顫，哭得四圍的人都有些款款的意思了。

「上轎上轎，馬家新姑爺等的肝油也冒出了！」擡花轎的幾個少年們嚷着，他們都

是從前四姑娘的玩伴，又是個個鍾情於她的；如今她脫離他們高就了，那個又不感到一種創傷的痛楚，那箇又不灰心？（然而這也足以排解他們內部的風波罷。）他們只是說這是不屑理會的事，（倒替她當起奴隸來。）而又捨不得離開她，只好興奮着替她壓一膀子的轎扛。

伴婆和新娘移到轎邊來了。新娘只是哭，她的媽媽也跟着哭，直待幾個人將她攆進轎門。只是她在裏面哭的更熱鬧，一雙着紅鞋的六寸大脚一頓辟辟拍拍的蹴起來。

「看你這蠻婆好福氣，這樣長一雙脚！」羅梅生咬緊牙關將轎門一瑣的說，叫了聲口號，四人一齊將轎舉起；接着又是一陣花爆的嘈響和哭聲。

「如今世界變了；大脚姑娘行時了。奇怪！」後面龍春嘆了口氣說；似乎他再也不承認四姑娘是美好似的。

的確，這是鄉裏少年們直得希異的事，陳家莊放足的风習，實要算四姑娘爲首倡。這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罷。她還不過十一二歲年紀，她的脚才由母親嚴厲的限制着細

扎起來，從網腳第一天起，指令她三個月不事操作，只鎮日坐在竈前，鎮日在痛苦裏呻吟着。她反抗，號叫，也不知挨了多少罵，然她沒有一天不想方法來解放自己。『媽呀，城裏的女人，都放了，王四爺不說過嗎？』她時時這麼反復的央求，只是沒有確鑿的證明，馬上給媽『信他那油嘴！』一句駁翻了。然而這也是她的幸運，不幾天果有一位由城裏回鄉的姑娘，打她屋門邊歇轎，那雙翹在轎門外六七寸長着淺膚緞鞋的大腳給她做證明了。『媽，楚家小姐不放了嗎？那腳多鬆快！』她吐出高興的話頭，又對媽央求了。『唉，我的兒，她是小姐們啊！像我們這窮戶人家，放起那樣大有那箇要啦！』『我就賒咒不嫁！』她被涕爲笑的說，還是爲娘的心軟，又想起這孤兒獨女，又想起將來老時的零落……不禁默了下來。

『……手膀子勁比我們還大，上起山來飛快——脚桿子是直的，哈哈，龍春她一抱中了你……』羅梅生換了換肩，嘲着說。他們已走出佈滿了桂香的陳家莊了……沿着澗水直趨山徑走來，四姑娘在轎裏哭的越發淒緊了。清音在山谷裏顫盪着，淅淅的流泉

的唱答好似也爲她同情。他們走到山腰那裏一段生滿了『映山紅』的草坪頭山來；那冬青樹底下，那蓮塘的盡頭……他們不禁一齊顧盼過去；啊！那是何等令人可留戀的場所。

那種普遍的故事又映上他們的腦裏了。冬青樹下是她日常留連的；她的和她嫂子當日中時便到這來曬衣。她的力大，兩腳又活潑，可以扒到那高而險的樹上去支曬衣竿子。衣一件件的理，她一陣陣的對她嫂子攀談。她說『若是舅舅回鄉來，一定要跟他進城唸外國書去。』她說『哥哥有空時，我得要抽工去習一兩年漢書。』她又說『鄉裏沒有一箇不說我能幹，王家太太們都賞識過的。』她這樣抱了大志願的口氣，差不多成了父老們的奇談，然而也是龍春一班少年們嗽起嘴不屑於談及而值得鄙薄的話。她自然覺得這班卑視女子的少年心理是不足以挂齒的。有時他們找她來打趣，她很有些傲視，一不留連「呸」的一聲飛跑了。却是她又愛聽他們所唱得很纏綿的山歌，唱到入神時，她感動了，也時時嫣然一笑的報答他們。因此龍春們都體會了她的心性。當薄暮黃昏時，她的屋前屋後都瀰漫了相往返的歌聲。金碧輝煌的殘陽投到山腰上，她倚在樹邊，望着迷

濛的山色

『……哎呀，咱們再也捱不着榜榜槌了。算起來，我已經是八回啦……背上兩下，肚皮上三下……脚桿上三下……』龍春又嘲着說，喘着氣換了換肩。他們不禁全都笑了幾聲。

自然的，他們想，這蓮塘邊從此再也不見這嫵婉的浣衣女了。平日只要天氣晴和，她嫌屋門邊的塘水昏濁，常時提起一桶衣服到這山腰的蓮塘邊來。西頭有一帶松蔭，松蔭下便是一段青石崖。她盤坐在崖邊角，扎起袖，繫緊裙子，徐徐的搓洗，默默的空想。那裏有野卉雜蓮花的清香，有山鷓的低唱，有翡翠的飛竄和斗然一條魚跳出水面的微響。少年們便乘此機會來撩搭她了，對她斜視着，對她竊語着，有的不自禁的脫下衣赤條條的投下水，泅到她身邊來。她儘自動作着不理，有時但紅着兩頰只是掩住嘴笑。及到他們鬧的開不得交，她佯怒了，將搗衣杵輕輕一擺——「拍！」「哎喲！」他們怪聲叫着走了。

山坡頭路已盡，這鼎鮮紅的桎梏將這幽婉的少女靈魂載出鄉境了！那大路前便是

他鄉的標界，標界的左方便是一所神王廟，廟前每年打過花鼓，一打花鼓四姑娘一定姍姍然來，如今她去了……

她去了，而這地所留下的映像，他們總不能忘掉罷。他們覺得那如鼎沸的人聲彷彿還殘留在山角裏，清脆的鑼鉞與胡琴的餘聲還在繚繞。那是春季四月初了，禾田裏的稻秧已正在榮發。農人們已停下耕作。水牛一羣羣的在山腰閒着喫草。老人們嗜好玩牌，他們就趁此邀集許多人，圍在矮的餐桌上，「天九」「開山」的嚷鬧起來。少年們更熱鬧了：玩了火龍燈後又議定打花鼓了。開臺的那一天，遠近的人衆都忙着聚攏來，說是羅滿娘子忙到連午飯也燒掉，陳七爺忙到連袴子也穿錯，更好笑的：綽號做七跛子的忙亂到提起水桶當開壺臺，就是搭在那山坡上，神王廟前，說是借來楊秀才家的喜帳挂了，又借了後山包府上的金漆桌椅與寧綢扎的蓮花燈。開臺打得起勁時，臺底下鋪銅錢紙票子，只是如飛的攢來；而他們用意無非都是在四姑娘身上罷。四姑娘一來，飾花旦的何妖精只是眉來眼去，扮小生的羅梅生只舞得八面威風，丑角陳三儘管涎皮搭臉的爲她取笑，

老旦龍春不安本份，常時要露出那圓的臉，清脆的喉音，花鼓打了，畢竟還是何妖精的媚力大，說是害她想病了三天。如今她要離去了！

而她猶兀自一無所覺的在轎裏哭……

走了一程，又是柳家灣的村落顯到眼前。

「柳家菊姑娘也是這月嫁呀。」陳三朝那松樹灣裏溜了一眼說。

「唔，依我看，菊姑娘也不見得比這箇壞咧。不過胖一點罷。」龍春還是帶着冷酷的神氣說，總覺得應該要毀壞她。

柳家莊又盡了，那角露出一塊浮滿了紫葉的菱塘；塘的兩面全是碧綠的松嶺，松嶺上有莽莽白雲的飛舞，松嶺裏有山鴉的啼號。這哀楚的啼號何等動人啊，他們已不覺得行程的勞苦了。

而四姑娘還是兀自嚶嚶哭……

「唉，龍春怎麼辦？越哭越凶了。」擡後扛的陳三咳了一聲說。

『我也這麼想哪！』羅梅生矯作愉快的聲音答。

『要是哭壞了人，又是我們負擔子呢。』謝三接着說。

於是龍春不自禁的呼道：『喂，四姑娘，我想你老是哭，哭得這樣傷心，還是讓我們擡
回去罷！』

『你配！』四姑娘的哭泣斗然停止，噉的一聲說，『偏要哭！你不擡走是我的孫！』

十九，九，一九二五於L Y

神童

從此易先生上他們的圖書課時，和算學教師體操教師樣緊緊的握着鞭子，矗立在講臺上狠狠的望定他們。這些天真的孩子們還常時斜過眼匿笑的望他兩下，似乎在想這位先生果真變了？但他們這麼的嘗試又惹起易先生大踏步走下，皺着眉舉起鞭子搖搖的，尋着幾個頑皮的奔上去，嚇他一跳。

畢竟也有效驗，講室中一時靜寂得多了，只聽見沉重的吸涕聲和沙沙的紙響，易先生再退上講臺，把鞭子指着黑板上那個操帽圖形朗聲道：『就像這樣一筆筆照着畫！』打輪廓，打好了再拿把我看！但是如果有蒙着畫的——看啦！於是把鞭子又狠狠的搖了幾搖。

『老師！我沒有蒙着，你瞧瞧！』這麼有好幾個年紀較小的學生舉起紙顯示的說。他柔和的答應着，稱讚了一會，繼而將那本染滿了粉筆灰的教授本蓋着嘴吧，灣着腰沿了坐次一南一北的巡視。

學生們確乎完全沉靜了，只一種弛緩的筆觸聲，柔膩的橡皮拭擦聲。他們的兩眼朝黑板上發出迅速的閃動，筆頭在紙上鈎出一些無意義的模型……

『這幹嗎？……教你幹嗎？』易先生忽的對一箇學生厲聲斥責起來。那個學生只呆着吸着鼻涕，愕異的望住他。他不由的舉起了鞭子開始扑責學生了，一壁咬緊牙關罵着：『這樣無聊！教你畫帽子，你偏畫狗，這是什麼狗，狗那里有角！哎呀！真傻，打了你這點傻氣看看，看你再傻不？喂，記住啦！』

這箇被責的學生不像數學教師體操教師扑責時的那樣悲哀，他十分的羞慚了，怔怔的摸着他那被打擊的右手，還是不住的吸鼻涕。伶俐的學生們不時的回顧他，用一種冷酷的鄙夷的眼光捉弄他，待易先生說着：『這大的孩子還流鼻涕，那里這不懂事！』他

們如小雞們似的齊聲喧笑出來了。

劉先生下了這點鐘課，拿着那幾十張畫紙，走回家便嘆氣，搓手掌，拍灰。他只嘗『這班學生真不好教，不聽話，又愛胡鬧。』嘗得不耐煩了便躺到籐椅上冥想，不知是想些什麼……他的夫人坐在桌邊哺着孩子，口裏只有一種慈愛的哼聲。臉上只有慈愛的顏色，不說什麼，好像不知道說什麼。

『喂，玉生，熊老先生來啦，去陪陪吧。』他的母親走進來悄聲對他說，抱着一條燦新的水煙袋，滿面的笑紋。他站起來又安閒的嘆了一嘆，又拍了拍身上的灰，看了看手腕上的錶，走到客廳去。

熊老先生是箇龍鍾的老學究，似乎又有些新氣象，因為他帶着最時髦的玳瑁鏡，寧綢的長衫；這種衣飾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發現在老人身上；身旁站着一個八九歲的斯文孩子，蒼白的面，單弱的身材，衣服也十分整潔，不過兩袖渲染了幾塊墨跡而已。熊老先生看見他就寒暄，寒暄了就讓坐，坐下就問他的校課。

『哎，真沒教法，不知道現在這些學生爲什麼越來越傻了。』他還是那般怨着，嘆着氣，於是回過頭看看熊老先生的孩子，問他『台甫。』

『慰亭，草字若生。』那孩子欠身而答，如若二十餘歲的人，他不由的稱讚了；熊老先生也不由的擠住眼，偏着頭望住孩子微笑了。

『貴庚……？』他又謙和的問。

『行年九歲，吃十歲的飯。』孩子又欠身而答。

但熊老先生有些不樂意了，嗤聲的道：『啐，俗話又來啦。什麼吃十歲的飯，呔，這簡直不通！不但雅。』於是掀鬚而嘆氣，訾了：『如今這樣世界，哎，雖說是民國，其實那有前清那樣太平學堂呢，只看見鬧風潮，趕校長！名雖爲讀書，其實……：哎，譬如楊定生那位少爺啦，早幾年不是在我手下拜門嗎？近來居然自稱爲文學家啦！反寫起信來教訓我啦，真是豈有此理！少年人就學了發牢騷，還了得……：』

易先生附和道：『豈止他，那箇又不是一樣？』

『真是一邱之貉，』熊老先生又偏着頭瞧定那孩子掀鬚道：『我這個孩子把他留下好些，莫糟場啦；今年四書同詩經讀完了，唐詩也唸完了，每天臨兩張顏字，麻姑壇也寫得些，對子也還對得幾句，雖說沒什麼天資，將來也就不怕。而偏偏有許多人口就賞識他，說他是神童。：我就想那有這容易做的神童未免太恭維了吧。哎，何必這樣恭維！』說畢朗聲笑起來，掀起胸膛只不住的掀鬚子。

易先生聽了很頹喪，禁不住又連連的嘆幾聲，面色既黃瘦又罩上了晦暗的愁容，完全像個悲觀厭世者流了。他又說：『真沒教法！我教了幾年的書，曾沒看見過一個聰明又聽講的孩子，真是用心聽講的便糊塗，聰明的又不用心聽講。哎，教他畫帽子他便畫狗，不曉得在那裏學會的。』

於是熊老先生噉然道：『這個毛病真不好來！而偏偏有一些糊塗蟲來提倡，提倡他們畫壁畫門，作亂造反！我那隔壁楚家幾個孩子，真可惡！看見壁就畫，簡直那種男女間無恥的行爲也被他們曉得啦，唉——這不是誨淫嗎？還了得！』說畢又掀鬚歎氣。

易先生便解釋道：『畫是可以，無論如何要個標準，學國畫也可，西洋畫也可。圖畫無非是一種美的理想，譬如國畫寫意，西畫就寫景，各有其長，各有其短；現在中國人，完全不懂這個奧秘，盲人騎瞎馬，不但貽誤一己，反害及後身。』

還是擡頭掀鬚的熊老先生彷彿在咬嚼這個奧秘，覺悟一些的皺眉道：『各兼其長短阿……但是一般畫師不知爲什麼總是無理由的詆毀中畫，說是沒得陰影，其實他們懂什麼，依我說，中畫沒陰影與西畫的堆積稜模同是一箇缺點，而偏偏沒看見一箇人說是能夠將中畫滲以西法，哎！世界上的人真糊塗，這一層也沒想到。』說畢又傲然高視，唸起對面的對聯來：『高花風墮赤玉盞，老蔓烟濕蒼龍鱗，真豪邁！』

『令郎的對子做得好嗎？』易先生便聯想到這箇問題。

『略有所知。』熊老先生欠欠頭說，一壁使命那孩子對答。

『雞冠花，』他隨口出了個題。

『虎耳草，』那孩子即刻答出，翻了翻白眼。

『月移花影動。續下句。』

『疑是玉人來。』孩子又即刻答出。

『低吟。』

那孩子擡着頭露出一臉可憐的顏色，連連翻了一會白眼道：『嬌喘。』這兩字惹得兩人縱聲笑了，易先生只叫好，熊老先生便掀鬚道：『可是可以，不過不合平仄，還嫌輕薄了一點。』

『哎！神童，真是神童。可憐他只有九十歲的人啊。』易先生連聲的稱讚，一直到他兩人告辭去了還不住的讚着，而熊老先生好比實在的得了個官銜，只說不出的一體謙讓神態溢於眉宇，還是擡頭掀鬚的挈着孩子走了。

易先生當客走後便回房來，對母親提起這孩子，只信口的讚賞。他的母親便欲和熊老先生提出婚事，但又皺着眉似乎有些經驗的呻吟：『哎，我只怕這種孩子不長壽！熊老先生自從討了那箇五姨太太，就有了三個孩子，現在只留下一箇……頭一個芹生不也

是一頭頂聰明的麼？我記得他七歲時就能幫他的爹爹寫輓聯，刻圖章，親戚朋友那個不稱讚？不說別的，走到人家便斯斯文文，問一句答一句，簡直一點孩子氣也沒有……那曉得就在去年，剛剛滿十五歲，從觀音廟求籤回來……」

『他們也迷信呀？』易先生很駭怪的插了句口。

『喔喔，他自己並不迷信，這是他娘叫他去的。那料到這一去化吉成凶，路上忽然下了一天大雨，把他打得出水雞一樣，回來就傷寒咳嗽，第一是吐痰，吐了痰又是血。可憐，沒到五十天……』她說得有些淒傷了。

易先生便不服氣的道：『這總只怪得他家太不講衛生。你看，小孩子的體溫最高的，懋亭那孩子還是棉袍在身上！我這樣的體子穿了夾袍子還熱呢。據汪大娘說，這位熊老先生的房裏，窗子一年四季是閉的，走進去就是一股鑽鼻子的酸氣咳，這把小孩子住還要得？』

她默了一會又道：『這裏也有些毛病。可是第二個孩子就完全是磨死的啦！本是那

孩子特別的頑皮，愛哭，每天連學堂門也不進，大清早就扒出到外邊玩去啦。依我，就聽他去也行呀，反正是那樣性質，一時怎麼改得掉呢？可是他老人家每天見啦就打；娘也打，爺也打。打又打得奇怪，常是抹腦一下，有次簡直把那孩子打得暈死在地上，後來越是打罵就越是癡呆……」

『也死了嗎？』他瞪着眼問。

他的母親絕不惋惜似的說：『死啦……唉，這箇孩子我說死了也好，將來長大也不過是一箇化子，恐怕難教得出來。至於這箇呢？比前兩個還聰明些，三歲就提筆寫得字，四歲就讀完了一部三字經。這一來，熊老先生有經驗啦，只怕蹈先兩箇的覆轍，簡直無時一刻不守着，連大門也不出一步的！噢，今天若不是這樣大天晴會出來嗎？所以只坐一會就要去哪……』

他又噫了口氣，拿起教本上課去了。房裏頓時沈寂下來，老太太默然架上眼鏡讀儒林外史了，少奶奶還是坐在那角輕輕的唱，慢慢的搖，長久不說一句話，腦裏不知縈思些

什麼……他穿過兩條小徑，來到學校教室門邊時，那一班正在喧叫的孩子，斗然一律靜下了。他巍巍的走上講臺，覺得孩子們有的匿笑着，有的用一種試探的目光投在他身上。他不由的還是舉起鞭子來震震的，昂然說：『今天畫的是古廟，你們看見過沒有？』接着在黑板上寫下。

『師——這箇不好畫！』一箇孩子斜伸着手請求着。

『不好畫——師——我沒看見過。』又一個這麼的跟着說。

『古廟不是住和尚的嗎？我家門口有一箇，紅牆，黑瓦，門是圓的，極矮極矮……』第三箇這麼炫耀的偏着頭說，於是孩子們都回過頭去瞪着眼望住他，似乎是羨慕，嫉妬，這時易先生把黑板上的圖樣弄清，叱着說：『莫多嘴，我這古廟就不像你那裏的啦，你那叫做庵子，小些。我這個門口有樹，屋裏也有樹，照樣畫下去，先打輪廓，打了之後送把我來改，不要改的就更好……』於是拿着紙一張張的發給他們，此時室中只有沙沙的紙響了。不多時，窸窣的紙響也靜下，又只聽見弛緩的筆觸和橡皮柔膩的磨擦聲，孩子們都

歛下那天真的狀態朝黑板閃一眼，鉤一筆的在那工作。易先生的鞭子也擱下，靜默的坐下望住他們，似乎是狠滿足，狠安慰。

『先生，樹上添兩箇鳥好嗎？』一個孩子提議着。

『不行！原來就沒有鳥的，照樣畫！』他皺眉的斥着。

又一箇孩子站起指着道：『老師！怎麼這個樹只有四條枝子？我看的樹都不是這樣的，多些，總有一百兩百根。』

他又不高興的斥道：『瞎說！你數過嗎？這上面只有這幾根枝子沒有辦法：畫就畫，不畫拿刀……你懂什麼？』

當時又有一箇坐前排的孩子朝同坐頻頻的回首，忽而朝易先生露出一種愕異的狀態，立起道：『先生，加上一個石頭成不成？』

『不成，什麼都不成！』易先生皺着眉斥道。

於是這孩子看着他的同伴，指着道：『先生，他畫了。』

易先生便瞋着眼，凜凜的站起身，擡起鞭子，『又大膽……又糊塗，你看見廟門邊有
公頭嗎？你看見嗎……誰教你看見？』接着，一箇大踏步奔到那個被告發的孩子面前，把
手高高舉起。

二十四，四，一九二五。

晦

「嘔，細毛的爺老子素來就是這種脾氣；自從把部事一辭脫，每天躲在屋裏不出去，簡直連會客的時候也少；這一晌，體氣也好啦，人也愛說愛笑啦。」李太太說到這裏停下，「弗多」的輕輕一來將紙煤吹燃，細聲「嘩喇嘩喇」的吸了一斗煙。

王太太應了聲「難得啊！」接着李太太又悠悠的說了：「……沒得事做打兩圈清閒牌；高起興來啦？到遊園走兩趟……倒也清清澈澈！」又連連「嘩喇嘩喇」的吸了兩口煙。

當坐在爐邊儘管顫眼皮的楊老太太嘆了聲預備答話時，李太太又繼續着：「哎，我就是怕了他這一宗；巴不得時時刻刻要陪在他身邊，要這樣要那樣，晚上睡覺也要我自

己動手蓋被窩！哎呀，真囉唆。名色十足！」她越說越出味，一雙肥腿很舒服的伸了一伸。

「有福有喜的氣象啊！」王太太讚美一句，跟着楊老太太也來了：「就是細毛也格外的乖得愛人啊，若是奉承他兩句時——」

李太太一把站起，噉然答道：「正是就是愛奉承！」娼娼的走到香几下鏡屏邊，王太太身前將煙袋傳給她，一面吁口氣，一面在大鏡裏溜了一眼，看見自己一幅白胖胖的臉，眼和嘴全是活溜溜的，不由微笑的樂起來。

楊太太顫了顫眼臉續道：「都是書香子弟嘔！我的紹侯呢，不是一樣麼？無論什麼世事都不聞不問啦，什麼審——判——廳的局長也辭啦——真是，有這樣的年紀，應該要享幾年清閑福哪。」

王太太抽了口煙，「噓噓」將紙媚灰吹掉，也嘆口氣道：「不錯呀，那個不是這樣想呢？這樣的世界……仲崑咧，這幾年也是够啦，學堂也會丟手不願意辦啦，聽是他的體子太虛……他辦了這幾年學堂，那一天不噓聲嘆氣，那一天不灰心？說來說去，就是爲得那

些沒年紀的學生！依他說：沒有教訓呢？天天講規矩講修身！若說有教訓呢？沒一箇有端莊的人品，打兩圈牌也罷，還要嫖窯子。」

「我又說，那個學生不是這樣呢？」李太太回坐原處之後，接着高聲的說，「我自從在周南讀了兩年書，出了那回事以後，我爹爹就叫我莫讀啦。我早曉得這樣的世界，又何必讀那兩年書呢？冤枉！那些學生，那個像人開口就什麼戀愛。」說畢恨憤極了。臉一沉，兩眼一推，推到正在靜躺着看書的淑小姐身上。

淑小姐，一箇十七歲的美貌女郎，斜躺在鏡屏下的沙發上，左三蠕蠕的弄着從額邊垂下的鬢髮。右手卷着一本書默默的看。她的臉，胸，腰都表露了她從書本上所受的刺激，尤其是那雙擱在沙發欄上的脚肚，自然的牽動，自然的按捺——一體全是詩意。

王太太見李太太注意到她的女兒，不禁也發出兩線慈愛的目光，轉射在她身上，和柔而莊重的說：「淑今年的學堂哩？還進不？」

「進！」淑小姐不動的，不曾留心的答了一字。

王太太吸了半袋煙，兀自想了一句『進牠幹什麼？』又朗聲道：『你是在預備功課不是啦？』

『不是。』

那壁靜坐的楊老太太很有見識的解釋：『哦，是看小說——不然怎麼這樣的有味。』不由的朗聲問道，『淑姑娘！看什麼小說？』

『哼……』

做媽媽的王太太，瞧女兒這樣傲慢的神情，不覺動怒，珍貴的罵道：『唉，表子的東西！你怎的這般不懂事！舅母和你打講，聾了麼？淑！』

這時淑小姐如大夢初醒，悠悠起來，拭了拭眼睛，問了句『什麼呀？』接着又伸了把長長的懶腰，呼呼的打了個呵欠。

『問你看什麼小說？』王太太又謔了一句。

淑小姐重復拭了拭眼睛，將亂覆在額上的鬢髮一掠，搭在耳邊。『什麼小說？』她的

枯澀而又很紅潤似的唇兒動了動，已入定的兩眼靈活起來，在書沿上瞧了一眼道：『金瓶梅……哥哥買把我的。』

『哦，金瓶梅很好。』楊太太在那邊點點頭說，非常的老練。

可是做媽媽的王太太又諛道：『值得這樣用心用意呀？不怕傷神麼？就是正正經經的讀書也犯不着這樣用心！』吸了半斗烟，又道：『姑娘小姐，要習成好樣範，一舉一動，要清清秀秀，像你這樣橫一扯起，直一扯起，成什麼規矩……』又吸半斗烟道：『要讀書，端正正坐在桌邊讀！看小說也是一樣，一頁頁的看，一箇字一箇字的唸，像你這般寫流水賬似的只揚揚眼，難怪……習成這樣子！』說畢重重的嘆了口氣，呼的一下，將烟矢吹到兩三尺高。

微微笑了一的淑小姐，站起又伸了把腰，走到鏡屏前望住自己嬌媚媚的臉出了一會神，轉身將寢室門一旋，腰兒一扭進去了。

『沒年紀！』王老太太將鼓槌般的脚一伸，安閒的噫聲說。

李太太接下道：『是啦，沒年紀的人多半是這樣的。胡家的小姐們都是一樣呀，從學堂回來，不是倒在睡椅上就是橫架在床上！哎呀，她們的頭髮不時興打油了，若是打了油，那幅被窩印心還有嗎？』

王太太又怨道：『這都是在學堂裏學成的體統！怪得那個？我屋裏淑貞倒還要算好的，倒還聽話。要是周家那位姑娘，哎呀罷罷，像個什麼……呀！簡直描不出一腦毛剪得乾乾淨淨，哼！只好對把和尚！』

笑了一臉的李太太接着道：『微倖微倖，這兩年風氣還好了一點，剪頭髮的女學生不多啦……吓吓，我曉得吧，不蓄頭髮有那個人要？』

不料那楊老太太猛然說道：『喂！那位周家二小姐也把頭髮蓄起啦！』

王太太急忙反轉身朝桌拍了一掌愕然道：『哎呀，她也蓄起啦……真正不出李太太的預料。』說時只是噓煙。

收住了笑容的李太太忽的悄聲道：『莫說起她，風聲很不好！』

王太太的眼臉一睜，『風聲不好？』的也悄聲道了一句，倉倉忙忙將烟袋送與楊老太太，楊老太太的神色也變了，也悄聲道：『風聲不好嗎？』

這當兒，李太太正襟危坐起來，嘆口氣道：『她在去年就鬧了好幾個亂子——』

王太太狠狠的拍了拍身上的煙灰，插口悄聲道：『去年不是被一個什麼姓唐的學生吊上了嗎？說是破了身……據我屋裏華生說，簡直不等去年，老早老早就破了。哎，又出了案子呀？』

接着楊老太太在枯瘦的腿上拍了一巴掌道：『又是一層案子呀，這何得了！』

『聽我說，聽我說！』李太太搖手道，『這案子可不小哩！外面的風聲很緊。這一次二小姐回來，簡直只住兩天就跑了！楊太太，你不看見嗎？樣子也變了，人也霉了……唉，真活該……說是……自從那姓唐的和她的分手以後，她就進了一個什麼英文學堂，讀了兩月的書，就是安心讀書也好呀，又同一個什麼報館裏的書記——大約比書記的官輩還要大點，一把姘上啦……唉，你說那人是什麼人？王太太，那人和你還有點瓜葛之親！』說到

這裏，忽的搖起頭來，『不說啦，不說啦，說來連我也要遭雷打火燒！』

王太太皺了皺眉頭，呻吟的說：『……上海……什麼報……館……哦哦！是是，不
錯不錯……』

正在這一霎時，門外院裏忽的叫了一聲，接着風門動了一動，一個穿得花燦燦的小
少爺跟着一個嬌媚的小姑娘鑽了進來，口裏只叫『冷冷……冷得要死！』一壁詫異的
張望。

王太太正換變口腔囉唳呼着時，李太太急忙邁開八字式的步法奔到小少爺身邊
一把抱住，親着他的小臉道：『寶寶！回來啦，喚聲我來！』不管他在亂動亂掙，只是問只是
親臉。

還在靜坐的楊老太太呼着那小姑娘也囉唳去了，只有王太太，在屋裏從東邊跛到
西邊，從西邊又跛到南邊，一時的叫『桂香！打水來！』一時又問着：『寶寶！爺老子回啦麼？』
一時又對小姑娘呼着：『靜貞！弟弟的手套呢？又丟了吧？』

寶寶真愛她的娘，從李太太懷裏掙了出來，一直撞到王太太身邊，講故事：『媽媽！我又看見街上的狗打架！這個大狗騎在那個不大不小的狗身上，又不用嘴吧咬——』

王太太聽了突的大叫一聲，一把抱着寶寶，攔住他的嘴，氣喘吁吁的道：『嘴吧還臭不臭！還臭不臭？這是學得那個的？』

啾——氣死人——

這一來，只惹得李太太倒在沙發上，格格的笑，一雙手在胸上亂揉；楊老太太笑得手只是亂拍，眼角滲出溼痕了；可是靜貞小姑娘倒默默無聲，只露出口角一絲的笑意。

寶寶只被窒閉得一臉緋紅，幾乎要哭出來了：『媽媽！不是扯謊！你問靜姐姐，她告訴我看的……坐在車上！』跟着那靜姑娘叫了一聲，噴道：『屁！我不知道！』王太太瞪了靜姑娘一眼，罵道：『混賬！明日只好把你送到窰子裏去！』這一罵，靜姑娘簌簌的挂出兩行淚來，還是楊老太太慈悲，將她拉到懷裏，一面笑一面呵慰。

王太太一壁還是呶嘴的罵，一壁抱起寶寶，帶教訓式的柔語一陣，不住一擺一擺的搖，『阿——聽——』的顫聲唱。

這時，除開李太太殘留的簫聲外，屋裏漸漸安靜，只有柔輕的哼語。門外的沙風送來脆弱的弦音，和黃昏時的鴉噪。房裏房外漸漸一體昏黑起來，當一個十五六歲的丫環走進後，拍的一響，滿屋纔通明通亮。

「桂香，老爺回來啦麼？」王太太幽然問，問畢又哼。

「回啦，剛回的……開飯來麼？」桂香檢着桌上的茶具說。

王太太瞪起眼罵道：「不是叫你打了牌再開嗎？混賬！」

低頭淒然的桂香，無聲將茶具捧着剛塞出風門，恰恰撞着進來的大少爺。大少爺瞧見桂香，攔住她在她懷裏只掏，惹得桂香哀哀的央告：「茶碗，茶碗。」待王太太擡頭時，大少爺一個跨步走進來，骨嶮嶮的兩肩聳了聳道：「媽，淑妹呢？」說時大搖大擺在屋中盤旋，似乎是習「開步走」。

「……睡了把……」王太太輕輕應了一句，又命令道：「叫聲爺老子吧，說舅母和李太太等了好久。」

大少爺漫應了一聲，旋開寢室門，大約是找着妹妹鬧玩意兒去了。

此時，室中很靜很靜的，寶寶已經熟睡，幽嫻的靜姑娘靠着楊老太太的身邊，指兒，悠然揚然的弦音又清晰的傳進來。王太太重複嘆了口氣，再提出那話頭來了：『唉，就是他呀……他不但是二小姐的親戚，還要比二小姐大一輩！唉，一代不如一代！』

楊老太太咳了一聲，很響的，接着說：『是啦！世界上有這樣沒廉恥的事！連我們開口的不也要遭雷打火燒麼……李太太真說得有理。』

正在望住窗外，斜倚在沙發上的李太太響應道：『也苦了他們吊得上……目無王法的便同住起來，簡直和汪老爺一樣，偷偷摸摸瞞了別人討姨太太……吓，簡直不能這般形容，乾脆說個瞎姘頂好。』

『正是瞎姘！不但瞎了眼，連心也瞎了。唉，嫡嫡親親的表叔姪，並不是什麼瓜葛親戚！只怕臭到我門上來。』王太太嘆氣連連的。

李太太也嘆了一嘆，走到桌邊燃了烟，重複來吸煙，一方繼續道：『依這樣的情形

看來，你的淑姑娘還是把她守在閨裏好，學堂裏簡直靠不住……你看早幾年的二小姐多清秀多規矩？不料只要一進學堂就變得這般快……學堂並不是不可進，總要到二三十歲的年紀。像汪家少奶奶來，有這樣年紀啦，人也老練啦，鬆鬆快快讀幾年書，如今居然有六七十塊錢一月。」

「是呀！這才叫做進學堂讀書呢。」楊老太太劍着牙慧道，「我屋裏三官呢，在什麼中學讀了半年書，沒半點出席呀，每天曉得玩一色，後來他爺老子把他關在屋裏，讀古文，習帖，阿彌陀佛，到如今老不是那貓彈鬼跳的了。」

王太太輕輕撫着懷裏的寶寶，又嘆口氣道：「如今世界不同了咧，從前時，那班少爺公子走出來都是堂堂皇皇，姑娘小姐都秀聲秀氣，一句話也不亂說的。」

李太太正待繼續說，西角寢室門呀的開了半邊，蓬頭散髮的淑小姐一把鑽出，後面緊緊的跟着她的哥哥——那大少爺。「看你還不還我？你這潘金蓮！」大少爺露出一臉枯枯的笑意，張開臂跑上去把她向沙發上一拉，兩人一齊坐下去。

淑小姐將兩個臂膊護着胸膛格格的笑，他的哥哥只管一面唸一面在她身邊掏着，得李太太朝着他倆發癡發愣。

「哎呀，你又拿了哥哥的什麼東西呀？還把他吧，免得他常時尋着吵，聽話吧！弟弟睡着啦！」王太太朝他倆教訓起來。

楊老太太摸摸靜姑娘的柔髮揚聲說：「正是來，看妹妹幾多安靜！淑姑娘？是那本什麼金梅瓶不是啦？明天要你爹爹買本新的就是哩。」

淑小姐瞅了她的哥哥一眼，掏出那卷書給他：「好呢，你說我當真問你要吧！」他將書擲還與她，暗地在她腿上擰了一把，悠悠的唱起「烏盆記」來。

李太太笑笑道：「這纔是做哥哥的呢，一本書值得這般牽牽扯扯麼？」

「淑！抱起弟弟去睡！」王太太命令一句，將死尸般的寶寶交與淑小姐，當她抱起弟弟進東邊寢門時，大少爺一壁唱「烏盆記」一壁又跟進去了。

李太太瞧着他兩人去後，帶了一些嘲意說：「哎，你屋裏大少爺簡直有神經病！唱戲

真唱的出神』

『這畜生自出娘胎就是這樣，一天玩到黑！你說他蠢？什麼行書隸書呀，刻圖章呀，做詩呀……倒都有個八開。』王太太說時，桂香正怔怔的捧來一盤茶，她便轉對桂香厲聲道：『要你擺桌子起場，你就泡茶，你怎麼這樣教不通呀！』

桂香顫聲應了句，換手拉出桌子，鋪上桌席，嘩喇嘩喇的將牌倒滿一桌。接下王太太瞪着眼又罵聲道：『值得這樣粗心粗氣呀！耳朵也炸聾！快請老爺來！』桂香默默的走了。一剎那間，李太太一身都起了癢似的，在屋中繞了兩個圈，走近桌旁，就將牌疊起來。楊老太太牽了靜姑娘也一跛一跛的走近桌旁，王太太的神氣更足，高聲揚氣的大論其麻雀經。

三人坐就時，風門響了一響，唉的一聲，一個尸臉貓鬚羊眼駝背的王老爺走進來，開口就罵：『什麼世界！學生配和校長扯扛子！老子開學堂又不做買賣，值得他們來查根查底！』說畢對楊老太太和李太太笑了一笑。

王太太瞅了王老爺一眼問道：『又是什麼案子來啦？』

王老爺接了李太太傳給他的煙袋，狠狠的抽了口煙罵道：『一不做，二不休，翻了桶，潑了油！她娘的腸子！要和老子拼命就拼命……說來就氣死人，要他們來查根查底，不是惹了天麼？』說後，將煙斗使勁一插，只『嗵』的一聲，惹起幾位太太都閃了閃眼。

『吱咯吱咯』的七隻手合着洗起牌來。

十七日晚，二，一九二五。

空白页

一張請帖

——始是新承恩澤時

（白居易）

萍心拭了一拭帶笑意的眼角，提起雞狼毫，濡着墨，還要在鏡前覷一覷姿勢，再按着信紙寫下：

「亢夫，華札已拜讀一遍，你真是妙人。易卜生底太生硬，不免有些武斷；莫泊三太滑稽！他兩人都不如梅特林克忠實。那篇叙女英雄的傑作，讀了不禁令人神馳若奔馬。你說中國女子都沈淪不振作，過於一筆抹煞了吧？亢夫，我三年來的經驗，足以洞悉她底肺腑了。比你那僅僅只挨過單戀生活的要實在些吧，我相信——」

他停了一停筆，又覷着鏡裏約兩分鐘，繼續着：

『虛榮心不僅中國女子具有，可以說是世界女子底普遍性，沈靜和清雅是中國女子獨有的啊，東方美人之特美啊……現在的女子愛逞英雄，可佩；她們剪髮——我真不解這種表示有什麼意義——她們要參加政治，鬧凶了，簡直要打人；真是人間霸王啊！但我覺得這樣失了女性美的女子，在戀愛方面或許要失了幾分吸引力，你以為然否？……說到那件事，我們已走了光明的路上，勞你聖念，怎樣好道謝呢？……且待在喜筵再陪你痛飲幾杯吧。』

寫竟，看看手錶，忙走出房門到會計處，從架着古銅鏡的會計員手裏，領了八十塊白燦燦的大洋——他在社會上服務第一次所得的代價；他的空洞洞的袋裏突然沈沈重重，竟有些兒和肚皮相撞；不自然的擡了一擡肩膀，很愉快的打算着——值得，值得，這也不算鉅大數目，將腦汁換來的！上面或許還帶着一絲絲的血痕！這也是我底未來的幸福與愉快啊！——不覺間已走到房裏，彷彿在他視野裏一切什物都變了一幅笑臉——結婚禮堂裏的賀客們般的。將大銀包掏了出來，一塊塊叮叮噹噹的敲了一陣，又在紙上寫

了一個統計表——

1, 五十元(存儲蓄銀行。) 2, 十元(伙食。) 3, 五元(車費。) 4, 三元(在校雜用。) 5, 書籍用具約六七元。 6, 餘六元?

寫到最末的六元,便分不出什麼類了。他笑着自語道,這六元便是最近的愛情交換品。買什麼咧?明天去?

他猶豫了許久,才決定犧牲一下午的光陰,懷了那六元,一個人悄悄跑上大街去,一壁走一壁在街旁舖店玻璃窗裏瞭望着,使他躊躇而徘徊的,只有那矗立雲際的金珠首飾店。大窗裏陳列的鑽戒,鑲珠手鐲,金質的花瓶,玉琢的人像……等等吸引人靈魂的珍貴品,一一在他底腦際盤旋。正要推進門去嘗試一次,頓覺得袋裏輕輕的,立刻阻止了他底慾望,還令他感得些兒『自慚形穢。』爲什麼不痛痛快快多帶些來!最珍貴的贈品就是最高尚的人情,也就是他最大的希望!他只得放下決心,連綢緞莊衣服店也不敢去問津,甚至於覺得小小靴鞋店也有些依勢凌人,不敢去惹牠;沒有意識的跑了一陣,那晦着黑

顏帶着些笑容的書店，似乎有點和氣，他只好作最後的決定了。

這一遭，他底腦裏換出一套新問題來。到底買什麼哩？英文小說？科學書？踟踟躇躇的站在鏡櫥前面。

『先生！買什……麼？快着一點兒！』白臉小伙計候得有些不耐煩了。

『拿一本 Stories from Dickens ……好不好， Sketch Book 有麼？』他皺起眉頭呻吟着。

『什麼？先生，死格尸——不——克，甚麼名兒先生！』小伙計顯出幼年的天真輕薄的笑。

『……科學大綱……太貴……超人……有……自己的園地吧！』他肯定了。

『自……己……的……園……地……』小伙計唱似的囁囁着。走到左面櫥前，懶

懶地從櫥裏抽出一本紙頁參差的書，蕩蕩地播弄着，還覷了他微笑：『先生，是麼？』接着在後面『六毛大洋！』

他接到手裏，夾雜揭了一陣，可是心裏還是淡漠無味的，似乎覺得這書和女人太無關係，也囁嚅的說：『還有別的麼？』

『先生，要什麼才好哩？』那廂大伙計動惱的說。

『英文的阿麗斯漫遊奇境記吧。』說完，小伙計即刻拿來。

可是他把那小本子一揭開，只一股稚氣冒入心裏——太小巧無用了，兔子小狗，……鷓鴣……小孩看的！『喂，拿去自己的園地買啦得啦。』他反動的說，這一下，才決定那個問題。

他交了費，可愛的小伙計只瞧住他微笑，還捏他底指頭。他走出店門，好似又跑到那漫無歸宿的沙漠地方；一面任步走着，一面手摳着袋裏油膩膩的銅子，沒有統系的亂想。

阿，絲光襪子，手絹！是是！——他突憶起了這兩件東西，跑到所小小洋貨店裏來。

掌櫃的是一箇少婦，打了一臉胭脂，望一望他，隨即拿出兩個大的扁黑盒來，微笑說：『先生，是麼這襪子最時樣，我這方常時有女學生來買的。』

『多少錢一雙，長的？』他拿着襪子玩弄，正假握着情人底玉腿。

『一塊兩毛。』

『五塊錢買幾雙襪，還帶手絹？』

『先生，待我算算。』她笑了，似乎嘲他的笨氣，『二四得八，三七二十一，二十一，逢九進一十……先生，這不好算，隨便拿幾樣吧。』

他隨便揀了幾套，算了會，兩隻襪子兩條手絹恰合五塊錢，也不叫她包，付了錢，就那般玩弄的拿着，

到她那裏去麼？這點小巧東西提了像什麼樣兒，不會笑去我底臉？——他底臉熱沸似的，忘了形在街上亂撞，末了才發覺自己在雇車。

二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

這一天是星期六，午後的陽光由窗外將樹影投進房來；鐘聲停止了，學生們也歸去，

只剩着一體寂寥的空氣罩在他。

他焦燥不寧的在室中踱來踱去，一時想出外，一時又若有事務羈絆似的躊躇……難道她畢竟爽約了？

然事實料想不到，她終於來了。

外面校役高聲有勁的叫了一聲：『Y先生，有女客會！』接着的的得得，的的得得一陣細碎的高跟鞋聲，姍姍然的她來了！他忙捲起身，迎上去。

『密司忒Y沒有出去？』她嬌聲呼着，一面半歪腰兒走進門，朝他笑了一笑，接着將圍在羊脂般頸上的狐皮取下，很活潑的朝牀上一擱。

『從那裏來？』他笑的問，放下書，順手按了一按鈴子，外面吆喝一聲繼續。

『在密絲王那裏來，你喫了飯了麼？』伊瞟了他一瞟，便坐在他的牀上。

『喫啦，喫了很久啦，你在密絲王那裏喫的麼？』他說時，校役——腦袋梳得光光的——提着水壺走進來，將在桌邊的茶壺揭開，水壺嘴朝着茶壺口一擡，發出一種迅速

而簡捷的流聲。

『看什麼書？』她又瞟了他一眼說，在校役走出之後。

『小說；別的太枯燥了。』他迷迷惘惘的。

『這書我早就看了，沒有意思！——』她朝他手中望了下來，淡然說，『密絲王！下星期結婚你去看麼？』

『……不好意思去吧，你呢？』

『這什麼不好意思，反正你——』不會說完就停住口含意的低下頭去。他生出一些遲疑不決的意志來。——走上去麼？佯着她坐着麼？……他太怯了。已經從椅上站起來了却又坐下去。

她微微覷破他底用意，又笑的瞧了他一眼。

收收縮縮的走上去，在她身邊兜了一個半圓圈，伸起手僅僅摸她底手兒。

『幹甚麼……太——』她似乎有些慚惱的說。

他也感着慚惱的反走回來，硬硬的坐在椅上

房裏死寂了一晌。

不久她生出了變異的動狀，站起來，換出一幅莊嚴的面孔，走近他底對面桌邊，任意在書堆上翻着；那玉琢般的手臂距他面前不過四五寸遠。

她冷冷的拿着那本他新買來的『自己的園地』揭着。

『三年了……我們是三年的朋友了罷？』他振起精神說。

『……』她答不出什麼話，似乎覺得他這話味同嚼蠟，有些兒村氣。

『這書你覺得好麼？』他醒悟的說。

『這書幾時出版的？怎麼老沒有看到。』她還是冷澀的說——自語似的。

『不久吧，是，很好，有研究……』他一陣灰心。

『……綠洲……小說麼……不是……什麼——許多日本——啊討論日本文學。』

『這很不錯。研究文學的人非看不行……尤其是……女界——』他念到這裏，但

再說不出什麼話了

『哼，這裏面又沒有討論婦女問題。你沒有看吧？』說畢，放下書，倚着桌沿坐下，臉只朝着門口，輕輕的散淡的噫了一口氣——

『不過——唉——不過無論男的女的看看都好。你是愛研究文學的；那麼，這種書看了頂有益處。』他聲音乾澀的說。

她只默然。

『你很有文學天才，有創作天才……』

『你怎麼知道？』她微笑了。只是這微笑和他的話一樣乾澀。

『你不是常時寫信給我麼？寫得很好，真有文學性質！』

『那像什麼，隨隨便便畫的——』她將桌角的紅墨水瓶玩弄着。不知怎樣搭的一聲掉下地去了。他的心頭猛然跳了一下。她懶懶的拾起。

『就是要隨隨便便得好……愛美生說文學並不是好的思想記錄。』

『寫信算得什麼文學！』她斬然說，拭着眼有些倦態了。

他覺得她底話句句如針芒刺人，又似極冷酷的冰天朔風吹在面上使人發噤；他全然困惱起來。

『唉唉！——人生問題真難解決，』他嘆口氣說。

『有什麼難解決！我呢，只要有碗飯喫便够了！』她還是拭着眼睛。

他在這時只悶悶無語。

『這那來的女襪子？』她愕異的站起，攫取着擱在箱上的那幾套他新買來的物件；反覆的看了幾次，還譏笑般的說：『送你底情人的麼？』她那口腔，直像他底嫂子或姐姐妹妹。

『送你的，要麼？』他簡捷的說，而頓覺得『要』的疑問句不妥。

『我有我底！』她拒絕了，似乎不願意受他底『薄禮』，隨手擲下，接着伸了一伸腰，嚶了一聲，取着圍巾說：『要走了！還要替密絲王到大柵欄買首飾去，再會！』她頭也

不回的一徑走出門外。

『就走——不還早嗎？』他忙跟出去，正像一箇破產的人。

『就走，不要送吧！』她走得很迅捷，飄飄若脫籠之鳥。

他送她差不多出了街心，她還是頭也不回的說一聲『轉身吧，』履屐而去。

他失掉靈魂般的走回房，由煩惱而失望，由失望而淒涼，最後便是悲哀了。他倒在牀不住的想起過去的事，他流着淚。

差不多兩三個鐘頭，才改變方針，寫了一封抱歉的信。

『淑蕓吾友：月色當牀，憶及頃間事，不禁萬種愁情，齊上心杪。想我與卿交誼摯厚，體貼同心，且能互相諒解，拙於辭令之我，卿所素知也，縱有犯卿容，吾意卿須掬誠相諒；即微言薄責，我亦當默然承之。殊不知事違人願，卿竟以意氣相加，回溯往年交誼，安不使我潛然下涕耶？』

愛人者人恆愛之。我於卿亦猶是耳。放誕風流，以浪漫象形色，乃一般輕薄子之舉止，

我亦決不藉是以悅卿也。卿慧者，安不體察於中！自茲受聘以來，我與卿之前途正在輝煌燦爛，一旦以瑣事相違，於卿不過爾爾，而我之心腸節節寸斷矣！悲乎！所購絲織品數事，原意欲遺卿者，詎因物薄，非乃未曾面告，而卿故以談諧相加，刻薄甚矣！既往不咎，我決不至見罪於卿，惟冀卿毋以此事耿耿於懷也。暇時望再臨敝寓把談，順問刻好。

萍心

三 誰愛風流高格調？（秦韜玉）

這兩天裏，她得了哥哥底介紹，新結識一位朋友，丁乙一。

他是一個大學生，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腔與英語，還穿得一身華麗非凡，襯着那白嫩的臉，笑迷的眼。

頭一天相見，她就沐浴了他底恩惠——他請喫番菜。

她起先還是羞澀澀的，依在她的哥身邊若小鳥。有時又覺得他底笑聲，音樂般的，使

她心靈震蕩，不得不偷覷他兩眼。在座上，他殷勤極了，問寒問飽，實在是一見如故。

『啊，密絲李是文藝家，很可佩！』他這般恭維着，一雙眼瞅着她。『守璐，令妹將來在文壇上決不減色的。似乎……在什麼雜誌上看過一篇小說。』他時而朝她說，時而朝她底哥哥說，『署名淑蕪女士，是密絲李做的麼？』

她覺得這恭維有些蹊蹺，其實她曾沒有投過稿出過鋒頭的，可是這話又有些魔性，使她露出一絲悅服的微笑，輕輕說聲『那算不得什麼！』

『反正女孩子們只能學文學，別的都幹不下地！』她底哥哥說。

她有時留心屋裏的陳設，真是華麗極了。她雖曾沒有進過番菜館，然她早體會番菜館的器具是不易惹的，番菜館的規矩是不容易學會的；所以處處留心，連手也不輕妄動一下，有時不過在白布桌幃邊玩弄一回，似乎是表示她非常的閑散，儼然是番菜館的老雇客，

他們交了一陣談，陸陸續續的刀，叉，杯，碟，都擺上案了；不一會紫紅色的葡萄酒斟得

滿滿的紅紅綠綠的一盆什麼「什錦海味」擺在她面前。經他勸勞了兩次，她勉強的才拿起杯無聲的呷了一口，約莫有一杯八分之一的進口量。他和哥哥喫得非常嫻熟的，似乎沒有什麼希異的規矩，她才左手拿刀右手拿叉的嘗試。站在門邊光油着頭的伙計們只睜着眼望住她，私地耳語着訕笑似的。幸還他底哥哥靈巧，看了她一下；她才悟了。

由是她更特別細心；他哥哥做什麼她也做什麼，哥哥停她也停。他倆盤子留下那樣不喫她也留下那樣不喫。

王一乙做個不會看見，一面和她問答，一面只管敬她的酒，有時還拿杯湊在她口邊柔聲說：『別客氣呀，你是好酒量的呀，淑蕪妹，——你哥哥叫你做妹，我是你哥哥底至交，也就叫你做妹吧。哈哈！』

她和他底視線迸成了兩條直線。

散宴後，他笑着，大大行行的握了一握她底手腕。這一握，就在她心底開了一朵花，然他還是那般威威武武的，不僅就在這一握就打了止，明天還約她又麻雀。

她那天晚上輾轉反側的想了一晚。

第二天，她收拾停當，裝扮得很時髦，焗頭髮都費了半個鐘頭。臨去時還要對鏡回眸一盼。

她是又麻雀的高手，尤其是姿式的優美。她跑到他那裏，他迎出來握着她底手，殷勤看。他的房裏陳設得極精緻，不亞於番菜館。壁上挂滿的油畫印刷品就是他底愛美性之象徵；桌上列滿了的原本英文書就是他底學識的現形；整筒香煙，大盒點心表示他是慷慨好客的；「婦女問題號」「性的研究號」那種雜誌指明他是尊重女子的。——一切一切都默默鑄在她心上。

他倆相對笑的談了一會，都客客氣氣沒有昨天那般的多情。

一會兒，又進來兩個少年，大概是他約來又麻雀的朋友。

通了姓名，就架起桌子推推一就的開始玩花樣了。

她的姿式是女性的表露，輕輕的，牌在桌上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他們三人要算他爲

最有經驗而活潑，一張牌捏在指間瞧也不用瞧就一聲「水煙袋」果然是七個筒在手邊飛到桌心。他底笑話最多——什麼「眼鏡」「草把子」「冬瓜」「鑽」「恭喜」樣樣都精熟；有時拿起一張五條，似笑非笑的朝他底友們映兩映說：「Good night」或者拿起一塊白板那麼在嘴上親一下：「Sweet」他底朋友似乎都是些滑不滑的笨不笨的人，只有笑。他也只微微的笑，有時他也談起學理：「我說，打麻雀牌也是一種科學，和邏輯學差不多！學了邏輯學的人十個有九個精於麻雀！大前提為肯定，小前提為全稱，小前提為特稱，則大前提為否定！這也不是喫牌時的奧秘麼？若A為B，則C為D；若E為P則A為B；若要喫三筒就可以喫六筒，若要喫六索就可以喫九索，真是七十二般變化！」

「若是單喫一個「邊」或一間」怎麼行哩？」他底朋友不信實的說。

「當然，那不是全稱特稱，肯定否定，直接改造，間接改造的關係！」他信口的說，其實也可以將那兩個大寶活活騙過。『還有變格改造，A E I O, Barbara, Cesare, Celvent等等方法，咳，你說我丁乙一耍著本麻雀學說，怕不一風行於世？』現在美國正需要這種

書呢！……密絲李學過邏輯學麼？就是論理學！

「論理學？不就是倫理學麼？……」她很有見識似的說。

「……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他笑着，和她鬬眉眼的熱起情來。可是當在朋友前不好猖狂，只好一面說學理藉以培植她的愛情：「譬如論理學底『中名辭不周延』，『某中國人爲學者，凡江蘇人爲中國人，故凡江蘇人爲學者』——這種謬誤在打牌時也找得出的呀！如某三番爲『四風會』，凡『清一色』爲三番，故凡『清一色』爲『四風會』，哈哈，正是這勁兒！」

這幾圈雀戰，不料她底手紅，贏了不少的戰利品。最後一次三番也快成功了，十三張牌裏只有兩張不中用的了。她心裏不禁懷了一團希望熱，態度不免有些變異起來，幸虧只有靈敏的他察破些兒似的。

他坐在她的上方，趁這個良機就暗地使起情來。第一輪放個「金三銀七」的七萬，她喫了一行「七八九」以爲這不過是繳倖的。可巧第二輪他又放個三萬，惹她又喫了

「二三四」一行。這樣一幹，她這才暗中知會他底用意，不覺非常感謝。

這一牌成功，是她「勝利」的成功，也就是他「愛情的」成功。

有一方面勝利必定有一方面失敗。這個人生財，那個人必定破產。破產的就是他朋友中之一，看見這勢頭不對，敬謝不敏的告了退，搔了一陣頭髮，給個口號走了。

「贏多少？」他笑迷迷的對她說。

「這算不了一回事，贏不贏沒有關係呀。」她的神經緊縮了，心裏迷惘了，瞅住他只管笑。

「笑什麼？」他柔聲說，走近她身邊並着坐下。

「沒有笑什麼……」她底嬌態露出，笑的低下頭，指兒玩弄衣角。

「……我愛你！」他一壁緊緊的偎着，握住她底手腕。

「愛就愛吧！」她瞅了他一眼，歪頭倚在他肩上。

接着他又換了個姿式，左手撫着她的肩，右手挪住她的手，效西法的將嘴湊近她底

嘴邊還要那麼停頓一會，才他在上她在下的吻了一陣。

吻了差不多五分鐘才停住，兩方注視着。煞尾的動作就是將他指上一排金戒指取下一個套在她指上，她也就受了。

四 一支穠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李白）

萍心自從那回唐突了她，寫信道歉也沒有覆書；還要報他一箇出意料的惡消息。他煩惱且淒涼了，只得寫封信給亢夫消消遣。

「亢夫，前星期的信收到了麼？我這幾天的生活狀況又改變了一些，由樂觀變成悲觀了。」女子以爲她底過去的戀愛生活是虛偽，「Hobson 這話實在說得不錯！我寫這套改換了口腔的論調，當然你將破顏大笑了，一個黏着了戀愛質的少年，永永是及孤獨者底察事明理，我相信這話實在了。現在，我的情況和 C. I. Philippe 差不多了，我倆都是因愛女子而咀咒女子！我現在只看着 A. France 底作品博一點同情吧；托爾斯泰

說：「犧牲自己的幸福以求全羣人」我就應辦吧。

『世界上唯一的罪惡，金錢造出來的；我恨不得將有產階級一律剷盡！中國的青年只會唱着 *Yehing* 底腔調，中國的學者也只「紙上談兵」的講無抵抗主義，唉！把惡人殺盡才有真理出現啊——』

他寫到中部，停下將書邊攔着的一封信拆開再檢閱一次，似乎是找些材料：

『萍心吾愛，我還沒有提筆就要哭了！萍心，我害了你！苦煞了你啊！我威嚴的父親替我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訂了婚，我到今天才知道，唉，我真薄命！萍心事已至此，安能救藥？我的身雖屬他，我的靈魂遠是你底啊！我永永愛你！我希望你莫爲我悲哀，我希望你斬絕煩惱努力前進。我現在不能自由了，不過是一個囚徒吧！人生是無意的，前途是黑暗的吧！你底愛人淑純。』

他看了，有些傷感起來。他覺得世界全然空虛了，想到佛經上「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幾句警語，於是繼續寫道：

『……我現在的環境我想連你也料想不到吧！早知有今日，我何必對你那樣喜氣揚溢？人生真是如波濤的起伏，一瞥間又消逝！我想遁跡空門，不然，我決定自殺了……我又何嘗不知道：愛情是盲目的；但我又到那裏去找那不盲目的愛情呢？……我的心業已死成灰燼了，我何必把這骷髏留在人間呢？……』

他決定寫封斥的信給她。然一再提筆，終於自疚起來。

把筆一擲開，他頹然躺到牀上。他想出許多方法；他預備起訴訟。

於是，他跳起來便把帽戴上，決定找朋友替他幫助；他只覺着這舉動有真理主使：想把寒灰裏的燭火再熾成焰焰的烈焰。

『不要自視爲懦夫，誓非達到目的不止！』他切牙叫了一聲，將門使勁一拔。門却自然的開了。

『你的信！』忽然值那伙計正碰了進來。

他頓然生了奇異的感覺。尤甚奇特的是那信，——大紅的封套。雖心中感着紅是代

表喜悅，但不是年節時期，人們又那有這種表示？

當狐疑時，信封已拆開了。上面印着三行金字：

月之某日（星期日）敬設喜筵候

光

王一乙
李淑蕓 謹訂

座設某某大街某某飯店

三，十二，一九二四，作畢

空白页

無題的故事

李德潤是個紅光滿面的兵士，這一天他很憂鬱，神氣不落心似地跑到巷銀花的窰班裏來。

「銀姑娘，以後的事你誠心答應過沒有……」他坐在銀花的坑上，徐徐地撫着上面禿毫的皮氈，誠懇地說。

銀花正在對着一方古瓦的鏡前擦胭脂，知道來的是他，便打散頭髮重復梳理了。許久許久，她冷視了他一眼說，「什麼誠心不誠心！你答應我買絲光襪子的事呢？」

他聽了支吾了許久，歎口氣默然地捧着後頸躺下來。一會，他伸手無意識地去翻檢着那被頭底下所藏的什物了。

『少管閒事……』銀花叫着跳起身，忙上來攔住他的手，將一箇毛巾包裹從坑底下挪出來。

『誰買給你的？』他搶着，不自在地笑聲說。

『你還買得起？』銀花將包裹鎖在箱裏低聲說，『這是一位老爺——在衙門裏辦大差事的；他的心真好，一見面就送我這一大包禮物……』說着，她原復對鏡坐下來，然兩眼已經通紅了。

『好大的事情！』他似乎氣忿了，伸個腰楞在她後面說：『可別瞧人不起……哼！咱們的餉若是不挪不欠，別說襪子，戒指都替你買啦。』

『你真會說……謊話！』她伏着似乎憤怒了，『……該我的眼都沒有還清……我還得要靠……這幾個錢喫飯……』

『這不是錢是什麼……』他搶到銀花面前將一隻鍍金手錶擲在桌上；『還有，這不是錢是什麼……』接着他從懷裏掏出一張蓋了戳的支票來，說着，只忿忿地瞅住她。

她只是無語；當他那不真實的情人頹然坐下時，她偷出一隻晶澄的淚眼去探視那兩件財物了。」

「我的金錶都送給你，還不願意？」他昂然說，又起兩臂。

「……我可真沒有這福氣受……」她歛歛了，「金錶？銅錶我都沒有瞧見過；我只要錢喫飯……」

「你也別怨我罷！」他的心一把軟了，柔和地偎近她身邊來，「你到底知道我是真心不真心？這窮世界，叫我那裏拿錢呢！」——

「沒有錢別起心上這兒來！」

「不錯！」他帶嘶聲道，「那裏是我沒有錢！營裏的支票都打啦，沒有現款讓我怎麼拿起呢？銀姑娘，有錢沒有錢還是小事，我就答應這錶給你做個禮物罷！」他拿起她那枯乾的手膀替帶上了。

銀花無語，披散頭髮忙竄到老鴉房裏去了。

經過長久的寂寞，裏面搗母帶着飄浮浮的笑容出來了。於是他拿起軍帽，手在帽邊着咳聲道：『我走了，勞你代我對銀姑娘致點意罷……這一去我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

『笑話！得罪你了嗎？……』

『不是！我得罪了她呢，』他已走到門邊，戀戀地回頭來說，『……這一去，老太太，你她待着我罷；假若咱們有天老爺保佑，這一回打勝了仗，別說幾個錢，她要什麼我都能到……』

『啊呀，』老搗做個驚愕的樣子笑道，『總爺這回又要上陣嗎？……』

『當兵那有不上陣的呢？』他擡頭望着天空喃喃地道，『咱們的人數多，槍械又足，一去總不至有危險罷……』

『真是，你們上陣還在我們這班下流人講。』

『反正，老太太，你讓她被我得了……』

某個地方起一種極慘毒的戰爭，戰爭結束一個月後有人說李德潤早就在火線上被地雷轟碎了，又有人說他只負了重傷，因為不應該出醫院太早，在歸途中致將創口潰裂死了。

死的消息傳到賽銀花的窰班裏，除銀花替他灑了兩滴淚外，老搗她叫着痛快，其餘的窰姐，都對銀花一笑。

第二天銀花就把這事忘去；她只希望着那位在衙門裏辦大差事的老爺替她來脫籍，一直希望到她染受梅毒過深被趕出班來的時候。

她，現在已經是個待斃的乞婦了。

六，二，一九二六。

空白页

一幅圖畫

竹簾響處，一個半老的政客模樣的紳士躬着腰進來，被袖籠住的手接連朝屋心拱幾拱，登時在座的大小小都一齊站起，滿屋只嘿嘿……的假笑聲。這位紳士很時髦，和屋主人芋翁的『布衣楚楚』顯然有別，不過頭上的紗小帽腳下的雙梁鞋還是相同的。

『哎呀，好熱好熱！您老人家近來貴體……』這紳士寒暄的說，大扇其鵝羽扇。

『蒹公，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現在像這同室操戈自相魚肉的世界，還管他什麼天時啦……』於是二人分賓主坐下，兩兩又連躬了幾躬腰。這時電鈴已瑯瑯的響了許久，僕人丫環來來往往鬧滿一屋。

『近來報上又說那裏又殺死人啦？說是……』蒹公朗聲帶笑容的說；一陣小小的

叫囊中，老練的芋翁一聲呼『碧香拿起那包呂宋煙來！』

蒯公覺得有些不安，趑趑蹩蹩的坐下；那不安寧的心彷彿還迫着他的腰不住的打躬。

『哎，殺死些也好！』停了一會，芋翁繼續答說，倒反陰晦着臉皺起眉。『自己殺啦！——殺啦！——殺得收不得場，又送把外國人殺就是……』

『嘿，學英文——讀洋書！』大少爺捧着水烟袋在屋心吸了兩袋趁勢說，眯起兩隻眼只噓烟。『真是做好不討好，學英文就遭英國人的殺；反正殺的是你們學生，你們自己，關咱們屁事！』大少爺說得很高興，粉白的頰上起了兩個笑渦；他的同伴——一個小白臉也眯起眼對他發笑。

蒯公吸燃一支雪茄，大聲贊成的說：『正是！正是！做白話文啦，做新詩啦！劈拍一顆子彈打開腦壳還不曉得喂！』繼而轉臉對芋翁說，『如今孤松公出了一種雜誌，叫做什麼……什麼……』不自然的苦了苦臉忽的恍然喝一聲道：『叫乙卯正是正是……』按着津

津的呼烟。

「哈，乙卯孤松？不是從前運動革命那個……」芋翁冷然答着；但馬上又皺着眉。

「噯，雖然如此；却是他主辦這個雜誌倒還不錯，第一就是文筆有色，真是出雲見日，
哇，不如說『文起清末之衰』咧，頂好是不許登白話文。咳，開了這麼十幾年，倒有這位先生來吐吐氣，真是罪過罪過！」蒯公說完之後接着躬起腰吐了一大堆口沫。

芋翁抹了抹花白鬍子嘴正待答話，不提防籠在袖中手裏咯咯咯玩着的兩隻玉球跌下一個，一直溜到香几底下去了。那在旁坐陪話的小白臉掙起身兩座和女人相似
的股峯一扭一扭的扭到茶几邊去殷勤的將它拾起奉上了芋翁。

同時室中的人們又談了起來。小白臉經過香几側左廂門時却紅了紅臉。原來隔簾
卻是一位小姐在那裏悄悄的偷視，右手做箇蘭花模樣搭在鬢邊。那死寂陰沈的一幅畫
圖只看見她那兩隻柔睛在竊取生命。若是一眼望去，一定會覺得淒切切而慘愁愁的啊！

「咳！」小白臉坐下之後，整了整小紗褂，將覆在額上烏油油的丫頭式一扒扒上頂，

却立刻又搭下眉梢來。他望大少爺笑了一眼，哼句詩道：『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那大少爺笑着忙續道：『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好！』接着捧角似的那麼一叫。於是他高興的吸了斗烟，將烟袋傳給那小白臉，嘻嘻的道：『對不住，一隻手呀。』

『莫客氣呀，我也沒起身哩。』小白臉接着烟袋也嘻嘻的說。這時除開二老人的談話外，廂房內靜靜的傳來一股『梅花三弄』琵琶清音。這如嫠婦的怨訴，如秋墳的鬼哭，又如殘夜之蟬鳴。

『唉，亡國之哀音。』大少爺彷彿受了一點生命的催促。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小白臉也感動了些似的吟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你有什麼恨別啊？』大少爺淒淒的問着，勉強露了一點微笑。

『你呀！』那小白臉的眼睛那麼朝他一看，只一聲輕輕的笑……『你不是說下月

要到奉天去嗎？和汪公樹楠一路去嗎？唉，我真要叫『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大少爺坐擁來輕輕的捏住他的手低聲說：『你是我的秦鍾！』同是天庭粉署郎，未曾傾蓋白雲鄉……』接着又對小白臉耳語了一陣，彷彿是要求他同榻的意思。

『……哎，你的寶釵又不娶來！』小白臉停了會說，作個女子抱怨的神氣。

『喂，卿勝寶釵多矣！』

小白臉默默的低下頭來。

正在這時，那兩個老頭子鬧得越發起勁，芋翁『正是！』的喝一聲，在几上拍了一巴掌，彷彿這一來斗然起了煙癮，倉忙的搶着那根精緻的旱煙桿到手裏。蒯公只是攘袖子，一臉的歡笑，一排金牙齒光燦燦的露出來。

『芋翁你看對不對呢？』蒯公朗聲繼續說，『反正中國鬧得這四分五裂，真是兄弟同於牆外禦其侮。什麼白話文嘍，注音字母嘍——噯，這簡直是自家人把自家來滅。這樣看來，不等外國來滅一樣！』

『正是來！』芋翁倉忙插口說，呼着煙霧，又一陣咳嗽，嘔出一口痰來，『樹楠公我聞名已久，不是做過一次臬臺麼？』

『不錯。』

『這回到那裏，保得住有希望，大帥素來是爲上效力的，並且這實在是好機會。蒞翁皇上自出宮後，我那日不擔憂？雖說我不過一箇翰林，然而舉室大小那箇不受了皇恩厚賜？』

『那箇不一樣……他們已經組織了一箇機關，開會通過了兩次，那麼呈子咧是鄙人做的，至於芋翁你老人家的大名哩已代爲簽上，我想你老人家一定是……』

『自然！』芋翁倉卒的說，口沫在拔煙嘴時直流了下來，卻立刻『啣流』一聲收進去。

嘩喇嘩喇嘩喇……大門口忽然一陣喧嚷聲，正像一羣汹汹的兵士直撞進門的模樣，兩位老人立刻睜起眼站起；兩位少爺也慌張了，忙跑到窗口窺望。

『誰？』芋翁驚惶的探問。

『不是……小孩子看戲回……』大少爺悄聲冷笑的答。

於是室中沉靜了，只留下一點微微的喘息。

二十八，七，一九二五。

空白页

姐夫

一個初秋的夜晚，月光從樹蔭裏瀉到草地上，顯出幽靜的色調。母女二人陪着一個少年對坐觀月。

母——今日真是良辰吉日，這樣的好月光。

女——自然是，古人說：花好月圓時，只可惜少個情人。（對少年微笑）

母——哇，什麼話。難道情人就應該時時刻刻的陪坐着嗎？

女——固然不必時常陪坐着，可是姐姐幾時陪着她的情人坐過一分，一秒？

母——當然，未婚嫁的閨女那有不怕羞的呢？

女——怕羞！她又不是十幾歲的孩子……

少年——你呢？你就不怕羞麼？

母——真正哪，看你兒見嫁人倒不怕羞？

女——反正我不嫁人，那世也不嫁人！

少年——像你這樣，那末，世界上不盡是曠夫怨女麼？

女（晒）——只要打定主意，有什麼曠，有什麼怨呢？

少年——怎樣的主意，說給我聽聽。

女（擡頭）——主意……在我心裏，用不着說把別人聽。

少年——說把我聽了，明兒保住送你張油畫，做你的……做你的嫁……

女——沒聽見，沒聽見……（內呼聲）

母（應）——來啦！（對女）——弟弟喚不是？

女（傾聽）——不是，姐姐……喚你，喚你進香。

母（起）——哦，打起講來又忘記啦。好，你好好的陪……陪姐夫（笑）——打陣講，我就來。

(下)

(啞場約一兩分鐘)

少年(嘆氣)世界上盡是失意的事!

女——什麼事傷起心來了?姐夫!

少年——那個是姐夫?你有什麼姐夫在那裏?

女——好好,不是我的姐夫!我的哥哥。(低頭)

少年——假若你下次再叫我做姐夫呢,我就要……

女(微聲)就要怎樣啦?就要發癲氣麼?

少年——捉住你——你的嘴。

女——什麼!

少年——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罰你三杯就是。

女——不是,撩人的話,你以為我沒聽見?假若你再撩人,我也要……你的嘴就是。

少年——你就試試看。我連動也不動。

女——賭你不動！（急起復坐下）好，饒了明日再——，如果你明日再說我一定要不饒你的。

（同注視，望月：啞場約兩三分鐘。）

少年（嘆氣）決定走。

女——又來了。到底什麼事？開口就走！

少年——也不是什麼傷心，不曉得爲什麼老是不快活。厭世？也沒有一樣可厭的；頹喪？實在沒有阮藉劉伶那樣的本領。一天到晚，書也不願意看，房門也不願意跨出一步：哎，簡直字典也不曉得翻了……真是心亂如麻！

女——何必心亂如麻呢……我告訴你個方法，包你一天就好。

少年——請教請教。

女——第一，那些不樂意的事一點也別想牠；第二……哼……沒得事打幾句清閒

講，就有了。

少年——有什麼人跟我講得來？

女——自然是大姐哪，難道你的未婚妻也和你講不來嗎？

少年——又未婚妻！我聽你這樣的話就膩心，反正她不願意理我，我也不願意理她。

女——結婚以後呢？也不理？

少年——結了婚就走！

女——走？

少年——結了婚馬上就走！

女——他們會不許你走。你走了怎麼辦呢？走到那裏去呢……

少年——日本南洋俄國都可以。

女——到那裏做什麼哩？日本只曉得欺負中國，南洋太熱，俄國又冷。

少年——就是那樣：給日本人去欺負，到南洋去熱死！到俄國去冷死！

女——咳，我……不贊成。

（啞場約兩三分鐘）

少年——一個人在外面多逍遙自在，一點也沒有牽挂。

女——爹爹媽媽呢？不罣念嗎？

少年——爹爹媽媽也好，姐姐妹妹也好，通通不罣念，我也不願意他們罣念我。

女——這樣的冷心腸！

少年——妹妹……你到底贊成我走不？

女——……不知道。也不主張，也不打破，橫豎是你自己的事。

少年——這樣的冷心腸！

女——幾時走？我好來送你的行。

少年——多謝……

女——你不要我送麼？

少年——不是不是，送行倒可不必不過要求你還是從前一樣寫信把我。

女——我寫信有什麼用途呢？我又不好怎樣寫。

少年——就和從前一樣。

女——不好，那盡是小孩話，寫了你一定又會取笑我。

少年——嚇，取笑你，快要死的人了還取笑別人幹嗎！

女——死？（起）

少年——哼……

女——哄人的……怎樣死哩？（坐椅欄上）

少年——我不說了嗎。到南洋去餓死——就是這樣死。

女——那個替你收尸呢？

少年——由牠去，把豺狼喫了也好，蛆鏽了也好。人死了，尸不收有什麼緊要？不過我

在死的先前，一定要請個人替我做篇遺傳……

女——誰願意替你做，只看自己。

少年——請你做好了。

女（搖頭）我不會，我的筆墨不好，做起來不通；怎麼不請你的……

少年——高低要請你做，難道我倆這樣感情好的兄妹，這樣親密的朋友，又是，是這

樣久的同學，我死了你連這一點情誼也沒有嗎？（埋首掌中）……又不要你做

什麼祭文那樣的四六句，又不要詩那樣對仗壓韻，就只乾乾脆脆……幾句白話

文……說我怎樣怎樣……悲觀……怎樣抑鬱不得意……怎樣和家庭脫離……

……怎樣到南洋去……怎樣死……末了，就只要你署個名字……

女（悄離，朝樹蔭與少年背立）通通聽見了，不用說了。

少年（擡頭）妹妹，站在那裏做什麼，我的話聽的討厭麼？

女——不是，老實講，嚇人的話不愛聽……

少年——你是這樣的人！你走了我一個人不會悶死……好妹妹！還伴我坐一會吧，

我不說那樣的話了，再不說了。

女（回顧）一定麼？

少年——如果再說了，天在上，明兒罰我到南洋去餓死！

女——又說！（走）

少年（追上，拉手）果真要去麼？我是開開玩笑的哪。（徐徐拉女返原處）妹！你的手怎麼這樣柔軟？你允我親一下麼？

女（縮手）……我不是她，你怎麼不去親她的呢。（坐下）

少年——你真刻薄！

（女注視少年，啞場約一兩分鐘）

少年（忽擡頭）我明日清早就走！

女——就在這裡動身起程麼？

少年——哼。

女——連爹爹媽媽也不去辭一辭麼？

少年——不！只要你今晚和我談一晚的話。

女——反正你明天就走，談了這晚有什麼意思呢？

少年——哇，笑話，千金一刻……何況這麼長的一晚。

女——我不是她。

少年——那末你是我的朋友也不承認嗎？

女（囁嚅）你總不止就只我一個朋友，何必一定要跟我說一晚呢。

少年——因為你是我的朋友中間的第一個有交情的呀，你不承認？

女——我也沒有什麼承認，也沒有什麼不承認，不過這樣的朋友有什麼意思呢？

少年——好妹妹！（走近她）我告訴你句話。（湊近）

女（讓）我知道！

少年（退坐）好，你知道，講把我聽聽。

女（呻吟）你，你要和我的大姐說話不是？

少年——……難爲你猜中了！（嘆氣）

女（笑）再猜一個！……這一回一定猜的中……

少年——……儘你猜，百個也好，千個也好，萬個也好。

女——唔，好，就猜……（悄然起立離去）

少年（忽起）真的去嗎？

女（冷漠的）我有點事情。

少年（婉求）再坐一分鐘好麼？一分鐘。

女（佇立）一分鐘也不坐，反正你要理不理。

少年（走上）算我錯了，我和你賠禮就是。（鞠躬）

女（笑）謝謝，只許坐一分鐘來。（同坐）

少年（視女）……一秒，……兩秒……

女——甯，這樣慢的鐘，那我不承認！（起立）

少年（愠怒）你就走！（女跑）妹妹！妹妹！認真麼？（追上）

女（佇立）我不知道什麼認真不認真，你叫我走我怎麼不走？

少年（婉求）再坐一分鐘吧。

女——不！其實你是騙人嚇，一坐一分，那有這好的事。

少年——好好，就坐滿這一分鐘得啦。

女——這一分鐘早就滿啦，還等這時！（預備走）

少年（拉住她）那末我要求你一件事，我明日要走了……

女——什麼事，你說。

少年——你允許我不？（握女手）

女（縮手）什麼都允許，只不准這樣握住我的手。

少年（湊近）我告你來……（急吻女）

女（佯怒）我又不是她！（拭嘴）

少年（跪）你是我世界上第一個心愛的的朋友，好妹妹！……你答我麼？

女（嗔）答應你什麼來快說！

少年——妹妹——我真的——（內呼聲，少年急起）

女（急顧）嗎嗎喚，（朗聲應）來哪！

少年（傾聽）聽，不是喚你，喚奶娘。

女——是喚你同我進去喫點心。

少年——我飽，你去喫吧。

女——我也飽得很。

少年——那末你應當說一句，我們都飽，不喫。

女（笑）當真不喫？當真我叫啦。

少年（點頭）只要你當真不喫，我也當真不喫。

女（朗聲）不喫哪！——（笑）

少年——你笑什麼？

女（笑）你像小孩子。

少年（笑）你不是一樣。

（母上）

廿七，八，一九二五。

董夫子在畫室

今天董夫子整天忙着預備畫一張裸體畫。他是國畫的能手，以國畫天才來畫西洋畫他承認這是易得成功的。這間畫室改成西式了。從前他們結婚時的大紅喜帳，已經染成元色，張在屋當頭做幕。鐘敲了十點，日光由亮窗移到屋中間來，他逼着他的太太脫得精精光光站在幕前面。

他的口裏只是『女性美，女性美，』的哼着，一壁支畫架子，（這是他自己使湘妃竹製的，）鋪畫布，接着又預備調起顏料來。

『不成不成，』他的太太扮着苦臉回頭對他說，『你起了稿再說，可真讓我凍死嗎？這天氣……』

『也行，那麼你別動，把背半面對着我，半面，只要半面，』他拿起那條畫炭畫用的炭桿指揮着，正像照像的先生那模樣。

『哎，多麻煩。』她怨了一句，只得轉過身來。

『女性美，女性美！』董夫子坐下來，摸摸他的鬍子又摸摸那清瘦的臉；於是一壁哼，一壁眯住左眼，將筆桿子豎起那麼一量。

『畫儘你畫，可是畫得了不許給別人就是……』董太太打了個醋興又怨聲說，原復將兩個臂膊一叉，掩住胸部。

『別動別動，一動可壞事啦！』他忙嚷着，皺起眉，將左眼對着她的半身，右眼瞅在畫布上，畫布上已經描出來一個橢圓形的腦袋，於是他把鉛筆倒下刷刷的就畫起頭髮來。他想，頭髮是裸體美人身上最美的了。尤其是東方美人的頭髮，烏黑，燦光，全不像西洋婦人那亂蓬蓬的樣子。西洋婦人若不是肉長得肥白，那簡直像個叫花婆；那麼頭髮要怎樣配置呢？一部散在背後，一部搭在胸上，直拖下來，將下部蓋去半邊兒……這麼一想，他得

意了，並不是爲的什麼自滿，實在是這樣畫法將要使在展覽會參觀的迷得發癡呢！他便答道：『誰送給別人，我擺在展覽會裏還要得頭等獎的咧……』

他的太太聽了這話，尖尖的叫了一聲。『老不死的……我又不當娼！』他大嚷的說，『我情願去討米！這那裏是鬧得好玩的，真要丟我的臉麼……』

『簡直胡鬧！』他架上眼鏡說，『這又怎麼不成，又不寫上你的名兒，誰知道是你？』上只要不像你，那箇女人底下不是一樣的？』他說的一不留神，不禁撲嗤一下的笑出來。『呸！』董太太又噴着說，『留神呀，你畫背，畫脖子，腰，腿都可以，別的可不成啦。快畫！我嫁把你是做你的媳婦，不是給你做畫模子的。誰願意……』她說到末句，倒有些款款的的意思了。

『哎，也成，我倒隨便，可是單單畫背，畫頸子……男人都有的，倒是……』他唸唸有辭的說，只得默下。在不覺之間，畫布上已留下一條瘦瘦的頸，兩座狹狹的肩膀了。他將面部移開斜斜的一望，不錯啊！他想，只可惜頭大了一點，然而頭大了，便愈覺得東方美人體

態的輕盈嬌弱來，確乎他的太太全是這種『嬌弱的美』，那兩個肩膀和那兩隻纖小的臂膀，已露出兩道八字形的鎖骨來，這真是『弱不勝衣』了。於是他繼續畫那嵌在胸上部的乳房了，這應該更要留神了。

『快快！你又又要打開窗，風又大……真要我的命……』他的太太只是催，話裏帶了一點乾澀，還不住的吸鼻涕。

『就只畫腰了，別動啦！這是最難的當兒。畫的要細，要細得和楊柳一樣，又要那樣活搖搖的……』於是他又眯起一隻眼拿着筆杆一量，在畫布上鉤出兩條弧綫。由此他又聯想到西洋畫工的笨拙了，那種女人的腰畫得太不像樣啊，簡直比男人的還粗；而東方美人的美確乎在腰上了。至於股：西洋婦人注重豐肥，而東方美人只須美好而已；且股實在屬於人身之隱處，太曝露了出來實在不雅觀，還似乎太輕薄而不莊重。由是他又將鉛筆倒下在股上刷刷的畫出一大堆當拖下來的黑髮。

『行了罷？』他的太太急急的問着，身子微微的發抖了，『起了稿你再去塗你的顏

色。人還不只是一箇人，值這樣大驚小怪，真是！」

「就只有腿和腳啦，真是三寸……」他似乎有些說不出口，「三寸金蓮」實在不合於現今時代了，然而腳雖則不宜「三寸」，但是不纖小不足以美觀，他的太太那雙腳正恰合了他的條件，腳指通是搭着的，又尖，又細；這樣的美足，他想，就應該要配上兩條美好的腿了，畢竟東方美人的腿也是注重纖瘦，才能表示那「步步嬌」的樣子；不過照今日一般女學生的腿看來，那簡直太不像樣，走起路來簡直是搬水桶！

「好！」當他畫到最末那隻腳的脚尖時，這麼開消了一句。

「哎呀修福積德！」他的太太謝了一聲，老鼠般的一鑽跑到內室去了。

「成功一半了！」他欣欣然自語着，腰一伸，連連來了幾個酣興，拿起水烟袋狂吸着。

「啊呀，你畫鬼啊！」忽然他的太太就着上衣走到他身邊，愕然一下的笑着說，只笑得將腰一躬俯了下去。

「怎麼啦……」他倒也有些驚異，忙說，「這草稿信得嗎？要畫好才行呢。」

『那有這麼一回事，』太太又望住那畫說着笑，『莫醜我的臉，這像什麼人簡直是
猴子水鬼！我那有那麼滿身滿處盡是毛？』

『頭髮嗎？那裏有毛？』他似乎有些羞惱神氣；却又改嘲似的說：『我是要表示東方
美人頭髮的美咧！東方美人就只是頭髮美呢，那麼將牠畫得亂亂的來掩蓋身上那些猥
褻的地方，不也是萬全之法嗎？』

他的太太正在默然的頷問，門呀的開了半邊，伸進一個紫臉蓬髮的頭來，說『太太，
酒菜都熱好啦，就喫麼？』

『就喫麼？』董太太接住他的烟袋很高興的問。

『就喫？』今天弄糟了……『董夫子回顧着那張畫說，想藉酒來澆興倒也好。』就
開來罷！』

毛丫頭縮出去却又伸進頭來說：『老爺今天有錢麼？襪房子的又來啦！』

『你說今天老爺不在家，沒有放錢在我手裏，』太太忙悄聲的接應。

這一來董夫子掃興了。他想，這畫若不成功，這一筆花費不又是枉然嗎？幸乎古人云「不貧不得謂之士，終其身可也。」這麼一想不禁又慨然了。然而這種「家室之累」又使他感到痛苦啊！西洋畫嗎？不過一點瑣屑麻煩而已，而且這種畫法終於不過「啓人秘密」罷了，僮夫之行耳。至於靠畫這種畫來謀食，未免太諂時媚世了啊？那有國畫那種瀟灑自如，清高脫俗呢？他這麼想，不覺移到窗邊站住了。

恰好窗外一口清風拂來，他心裏的沉鬱不覺洗去一大半，外邊的景緻也映進眼來：又清澄，又和暢；窗邊就是發滿了秋花的院落，院落的盡頭就只有一帶矮牆繚繞着，平平的望去，可以望見停着兩朵白雲的蒼天，和遠處三五叢在風裏飄搖的樹蔭。他的幽思又起了……如昨夜裏一聲哀鳴的過雁，驚醒了他的酣夢……這時牠們或許飛過了黃岡夏口，飛過了他的故鄉了罷？「故鄉，」「雁，」「白雲，」「蒼天……這些動聽的東西不禁在他的心腔裏耳膜上叮叮鏘鏘敲得亂響起來。於是他想到詩詞的優美了。

他滿懷都充滿了「懷思往古」的心情，可是這房裏自從改成西洋畫室以來，除開

壁上挂的那兩幅先祖董其昌先生傳下來的古畫，其餘的不特毫沒有一點古氣，而且通通帶了洋氣了。他很有些悔意，第一就是悔不該改變自家的祖業。

『又發什麼心病？今天不畫了嗎？』他的太太在桌邊柔聲的說，微笑着看住他，替他收檢桌上的油畫器具。

『哎，我的愛！』他又打個酣興轉過身來說，瞰見了那新釘在窗邊的那『接吻式』畫片了，於是無聊的走到她身邊。

『酒菜都開來了，怎麼樣呢？還是「獨酌」還是「詩鐘」呢？』她離開他身邊問說。『做詩做詩，填詞更好！』他的精神斗然振作，走到她面前那麼急促的吻了她一嘴。

『啐！』她笑了一臉，豎起一個指頭在他的臉上一刷，嗔着說，『醜東西！』

董太太將食具都搬到窗邊來。她今天確是高興，「受寵若驚」的格外殷勤了。

『還是填詞罷。』

『也好，』她斟着酒說，『我可是不願意做。你看半年不會提筆，倒是免不得「枯腸

搜索」呢。」

「一箇人怎麼行！」他說時，努起嘴浮了個大白，「那我會悶死去。」

「你喝罷，我替你寫就是。」

「不成，你高低要做！你想想我們從前二十多歲那種興頭，多有趣兒？」他說得笑迷迷的，將自己喝剩的半杯酒偎到她嘴邊，「那時候我記得老實做你不過，老實受罰來，喝了再說。」

她苦着臉喝了，提起筆來說：「題呢？」

「感秋，悲秋，吟秋都行。」他又喝了一杯。

「你擬了題，那麼詞牌就歸我說：就是「臨江仙」罷。」

「可是便宜了你，那麼頭節歸我做，讓你壓腳韻去。」

這時屋裏沈寂了，只一兩陣清風拂來，吹動桌上的紙頁，和她額前的亂髮。

「兩鬢新霜休懊惱，」他說。當她寫上時，即刻就續上了：「桑榆晚景能收。」他喝了

一鍾也續出了：『縱使衰老尙風流，』而她的筆下馬上就聯珠似的寫上『萸囊能療俗，菊盞會澆愁』兩句了。

不一會的沈恩他又報出第二段『况復鱸莼滋味好，燕京暫且勾留』兩句來，於是她續『賓鴻自有稻梁謀，』他喝了一杯再報出『行看雲路關』時，她就壓上了一句『莫負月宮遊。』

『妙哉！』他的興頭一起，叫了一句，身一挺，將一杯酒直灌下來。

『再喝罷！』她笑迷迷的說。

『唉，我的愛，第二回再來：你這回真逼了我……』

待再起首時，門呀的又開了，外面只一陣嚷聲撲進房來。

『太太，可是不成，』那毛丫頭又伸進腦袋來說，『跟他鬧了一會他還是不信，說是非上來看不成！』

『混賬王八旦！』董夫子彷彿怒氣衝天似的將墨盒蓋一拍，只丁當一聲。

董太太當時呆了。

『他說他們做買賣從不虧賬的。』毛丫頭好像受不起這冤屈似的，全身都擁進門來說，『他說掌櫃的明兒要上天津，說不定什麼時候回太太，你跟他說去罷！』

董夫子又正待開口時，董太太忙制止的說：『我明天交給他們的伙計不行嗎？』

『不行不行。』毛丫頭將身一抖的說，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我在那兒洗衣，他給我的衣桶都踢翻……他說他們伙計不收賬！』

董太太又呆住了。門外面一陣聲又灌進來。

『怎麼辦？』她商量着問他說。

『你愛怎樣辦就怎麼辦！』董夫子將腦袋一幌，轉向窗外去了。

『你去說，我待會兒跟他講就是。』

門一閉上，屋裏又恢復了原狀。董夫子不特沒有動惱，酒還是喝，嘴裏還是哼。

『你倒快活，叫我怎麼辦？』董太太瞅住他，顯出焦急的顏色。

『管他幹嗎！還不是再到次長那裏說兩句話，刻兩顆圖章送他就行啦。』

『還不是你也要動手嗎，』她傍着他坐下，好像等待他就要動手的模樣。

『喂，你看，』董夫子望着窗外邊許久說，『那兩箇白蝴蝶打得真有趣！打一會又飛開，飛開了又打上來了。』

二九，十一，一九二五。

懦夫

在公立第九小學校暑假後，外間隱傳校長章玉甫和圖畫教員密斯楚發生了戀愛。這種事當然爲一班人視爲侵犯教育界的尊嚴與神聖。然平日與章校長交往有素的，都持着懷疑態度。他們相信他的人格——忠實，勤樸，敦厚。就在他那和藹的外貌看來，在他辦事堅忍的精神看來，無論什麼人都會相信他公正無私；而且他是已結婚的中年，決不會有心犯法律上的忌諱。

但這新聞總有一種人替他暗地傳播。

暑假後秋季始業的那一天，居然有兩三個教職員提出辭呈來。他們的隱衷無非是學陋資淺，難勝重任。首先發難的是校長室書記賴鴻儒。賴氏平日頗有君子之風；他一去

職，大家都覺得其原因於校風有關，多半也有潔身引退之意。

在章校長自己，雖感着難於應付，而他還是認爲這種蜚聲決不會成事實，即使他對密斯楚有戀愛，只是往常從沒有這種表示，幾乎連一句親熱的話也不會對她說過。即使說過，也絕不會給別人發現。

他左想右想，覺得存心破壞他的聲譽的無非是賴鴻儒一人罷了。

這件事端大約起於未放暑假前的兩天。學校裏試驗已告結束，學生們教職員們都紛散了，除開他自己被推爲駐校進行暑期學務事宜的委員外，還有密斯楚和賴鴻儒不會搬走。

密斯楚爲什麼不搬走呢，凡是熟悉她的身世的，都會同情她是應當。她沒有家，沒有父母兄弟；她的親人只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叔父。她到這來教書，全然爲的生活和一般普通女子一樣，她是一個溫柔有禮貌的閨秀；只是爲着窮，爲着沒有時髦的衣飾，大家都不愛和她親近。

她服務兩年，永永居在那間狹隘無光的角廂裏。賴鴻儒一搬走，這冷清清的校舍裏只剩下她和章校長了。

那一天晚上賴鴻儒猶豫着預備搬走，在外面找住所去了。院中暑氣已退，章校長照舊將一把籐椅擺在院中央，旁邊放把茶壺，裸着上身躺在椅上乘涼。

她，密斯楚寂寞與哀愁趕出她到院中來踏月。

「……噁，悶煞人。我想不如搬出去罷！」章先生你看怎樣？」她聲音很低微地說，在他近旁踱着。

「搬出去？不過學校有誰來把守呢？」他坐起身來囁囁着。

「不是，我說我一人搬出去。這裏太……」她露出一點苦笑。

「你若搬走剩下我不更寂寞嗎？」他也陪她一苦笑。

她低着頭，脚尖畫着地上的黑影，有滿腔哀愁要對他訴而又覺得他不是這個人似的。

沈默了許久。

『……搬出去好是好，可是我的家裏……爹媽死了，叔叔又不常在，或許比住在這裏更不方便。昨天我一個朋友密斯曹來信說，她那裏要聘一個體操教員，我想不如到那裏去……』

他聽了呻吟一會，說出一段竭誠挽留的話來。

她感動了，隱隱拭着眼角。

『你也不必憂心罷，當小學教員那個不苦呢？加以教育經費無着，如今三個月了還不會領到一個錢……誰願意幹下去？但不幹又有什麼法子……』他從裏面拿出一把櫈來給她坐了說着。

『王純那個人，我覺得他對我總沒有一點好意……』一會，她又愀然說，『他好像一個滑頭！你看他外面長得標標緻緻，可是心裏一點也不。他對別人，我也是一樣，只是冷笑，眼睛裏沒有我們這班人似的……若是這校長還給他當下去，我可真要走了……』

『……他麼，……原來就不大老誠。』他很覺得她奇怪，怎的無端記起了辭職已有半年的前任校長王純。

『……我對他實在是當心，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是校長。可是他，噯！一點也不……』她說時停頓了一會，迅捷地扇着扇子。『他在這裏兩三年，那時學務局又按期有經費，他手裏的錢多麼活動？却老實欠別人的薪！你不信？想想他的衣服，穿得多麼闊氣！……』

『那也難怪，他家裏有錢……他的志願本來不是當小學校長……』他辯解說。因為他到這來接任全然是王純推薦的。

『那末誰教他當到這來辦事不過這模樣，他要擺架子到外面去擺，外面有的是地方。』她帶怨說，『好比有一回，我到他房裏去借一本書，這本書在他的書臺上分分明明有的。我問他，他說沒有！並且知道我來了，他連身也不起，頭也不回……你看這樣子誰受得起……我……我還是我，以後不理他了……到現在又不知道那個密斯會上他的當。這樣的人……我早就明白了。』

『……那決不會的，我相信得他過。』他覺得應當替王純申辯，而又要同情她，說：『他現在結婚了，早幾天我接到他的信，他是舊式結婚，說母親替他訂的。』

『……這樣就好。』她沉寂了許久纔答一句。

門響着，賴鴻儒搖着摺扇回來了。

『房子看好了麼？』他問。

『沒有看好我也搬走，這地方……』賴鴻儒嘆口氣說，望了望他兩人。

他和密斯楚繼續談時，賴鴻儒在旁聽着自語了一會，悄悄進去了。

這實在是很平常的印象；他想賴鴻儒總不至於那樣卑劣，將他們的談話認爲一種秘密。而且自賴搬走後，暑期內校舍已有人來賃居，這是公衆皆知的。

然這秘密傳開終究有勢力，在開學那一天，除開學生外，僅只一兩個職員到校，其餘都託辭告病了。學生沒有主，嚷着，打着，哭着；密斯楚只有排解的能力，沒有壓制的手腕。

他想這事應當有個解決，也或許是經費無着，欠薪過多，人心難以維繫嗎？

第二天他開始募捐了，然盡了一日的奔波，僅僅得着人家一句冷語的回絕，他想只有求助同鄉一法了，傍晚便跑到汪公館裏來，當走到花院裏，在竹簾外隱約看見汪家一家人剛用畢晚餐，汪太太捧着茶碗坐在太史椅上，汪小姐捕着狸奴兒玩，大少爺嗚嗚地拉着陀螺，好像一壁在談論着他和密斯楚。

「啊呀，一說章校長，章校長就來了……」大少爺喊着，當他躬進門時，汪小姐看見他，兩肩微微一聳，笑着竄進去了。

他寒暄着，聽見賴鴻儒就在鄰室，汪老爺的書房裏說話，彷彿也在議論着他。

「密斯楚呢，好嗎？」汪太太問，帶着一點鄙夷的笑。

「她沒有事，不過校裏鬧得太不像樣了……一個經費無着，教職員都不到——」他皺着眉嘆了口氣。

「也未必是經費無着吧？我想大概爲的風聲不好，怕連累到自身來啊……」汪太太忙插句口。

「什麼風聲？」他做個朦朧的模樣。

他們都匿住嘴暗笑了一聲。

「大家都知道，難道章校長自己還不知道？就是密斯楚——」大少爺腕住他說。

「喔，說話又不留神？這孩子！」汪太太咒着她的兒子。

「密斯楚她與我有什麼相干？這是誰散的謠言？」

「那個誠心造謠？」汪太太忙答，「我們並不喜歡與聞別人的事，無論是好是歹；不

過賴先生剛纔在這裏說兩句笑話罷了。」

「他說我和密斯楚有關係麼？」他冷聲咳着問。

他們不答。正在這時賴鴻儒搖着摺扇哼了一句詩從鄰室走進來，笑迷迷地問着道：

「說什麼事這麼有趣——」

「我們談起密斯楚咧。」汪太太大聲說，覺得很稀奇似的望了望他兩人。

沈默了一會，賴鴻儒得意揚揚地坐下來。

「鴻儒你剛纔在這裏說的什麼？我有什麼事對不起你？」他緊了緊眉頭沈聲問。
「什麼事？你又有什麼事對不起我——我對你無冤無讎！」賴鴻儒兩眼眯了一陣，茫然了。

「你剛纔沒有說有汪太太爲證？」他站起身，靠近桌邊狠狠地看住室中的人。「你爲什麼無端破壞別人的名譽？」

「破壞你的名譽？你又有什麼名譽把別人破壞？」賴鴻儒的頭往旁一轉。

「賴翁！憑衆人在此，我和你勢不兩立！」他將桌一拍大聲道。

賴鴻儒坐在那裏彷彿冷了半截。

「章先生也不必動氣吧。」汪太太咳了一晌說，「你說賴先生破壞人家的名譽，未免言之過當。剛纔提及你和密斯楚，不過說笑話罷了。」

「是呀，人人都有口有舌，誰禁得住連笑話也不說呢？」賴鴻儒卑聲下色了。……
不過，玉翁，即使你和密斯楚沒有關係，你那天晚上打個赤膊和她坐在一塊總屬不應當。

我遠說玉翁，柳下惠爲古之聖人，不恥袒裼裸裎於我側！你沒有聽見嗎？」

「胡說！六月熱天你禁不住我不打赤膊！衣冠禽獸！打赤膊便是有關係……我問你還有證據在那裏？我的名譽要緊！」他全然憤怒了，臉色青白，兩眼紅絲絲的。

「證據就在這裏！古人說男女授受都不親，你打赤膊——」賴鴻儒老羞成怒了，也跳起身靠近桌旁來。

汪太太已成了和事人，將他一把攔走了。

賴鴻儒走時他還罵了兩句纔怔怔地坐下。在這時的汪宅家人都換了一幅面孔，似乎都同情他，體諒他，覺得他這一怒全然是光明磊落的表示。他還說，要不是在別人家裏，他早就賞給賴鴻儒幾個耳光了。現在因爲要剖白自己，決向法庭提出訴訟。

這一怒，不到兩天，章校長的不名譽已移在賴鴻儒身上了；因爲存心破壞別人的罪已昭然，不但受人家的冷視，還給會館裏的同鄉排擠了出來。

不到三五天，第九小學的校風彷彿恢復了，章校長依然如昔，忠實，溫柔，敦厚，還加上

了尊嚴。教職員也因此陸續到校；說他已爭回了人格，保全了教育界的神聖。

兩三月的時光，校中的成績斐然，章校長在教育界幾乎頗有聲望。惟其如此，密斯楚也過從甚密了。

在有一天星期六傍晚，學生們散了，密斯楚忽的悄悄到他的住室裏來，滿臉帶着哀愁的神色。

他正在桌邊寫公函，看見她，有些驚異了。

「玉甫……我應該告知你！——我們結婚吧。」她吞吐的說。

「結婚！這辦不到……我們怎麼能結婚……」他駭然了。

「我們一定要結婚……玉甫……你還不知道嗎？」她那晶滢的淚眼不住地望住他。

「愛是愛，結婚是結婚；愛我何必一定要結婚！並且我們一結婚，人格還有——說那裏話！」

『玉甫，我不和你結婚就只有死的一法了，並且你既存心……我，不結婚無異……』
『這是什麼意思？』他怔了許久說。『即使要結婚也還得過幾年，在現在這種情
狀你——不明白——並且我是有妻室的，不覺得重婚之罪嗎？』

她哭了。幾個不會走的學生都在窗下窺聽着，發現了一件大秘密似的。

他焦急得幾乎失了知覺，在室中踱着，極力裝個含冤莫白的情態將她只是怨。

當學生給他哄散時，密斯楚一把拉住他了。她哭着說：『……你還不明白？玉甫，我已
爲你……五月了。如果再不結婚，我看看你把這事怎麼解決！』說時只是揪住他不放。

他冷靜了許久，只得安慰着，叫她暫且以辭職爲名，回到家裏避人耳目。然而她早已
聲明了沒有家；即有家，家人能擔當這種恥辱？就把這責任不委託別個吧，但她那叔父是
種什麼樣的人？不逼她死便藉端興風作浪了。

爲着這消息一傳開，第二日教職員來了又走了，學生們也不來了。冷清的校舍裏充
滿了愁慘的空氣。

從這一天起他的腦裏呈着紛亂狀態於是只得找着幾個較親暱的朋友求救濟法。他們聽了這消息，多半對他冷視一眼，啞了一聲走了。還是兩個同鄉，和他商量了許久。

『我主張你跑開算了。』一個說。

『跑開？她不會給叔父逼死？這太不近人道。』那箇說。

『那末還是結婚好，反正這種事也不見得平常。結了婚的再娶不等於討姨太太一個樣？』這個又反轉口調來。

他終於打定主意和她結婚。

學校裏從此除一個昏聩的老媽子供驅使外，只有他和她兩人終日愁顏相對。結婚？親朋在那裏介紹人證婚人請誰？結婚時的費用？結婚後的生活？

但他們終於結婚了。他費了無窮的卑言央告請到兩個學生作證人，拉了許多面生人作賓客；一面典當了所有的衣服和她母親遺留下來的幾件古舊的首飾作費用，在一

所極卑陋的飯館裏草草排了一次場面。

結婚後第二天，恰恰學務局下了一道通令說：他和她已爲教育界所不容，着卽開除第九小學校一切職務。他們只得商量搬走了。往何處去呢？

但他們終於搬走了。在一處村僻的鄉鎮裏，租了兩間破舊的房間，暫且將她安住。他的生活除開抱怨她外，終日奔波着假貸；假貸無門，罄其所有以典當。

在這樣愁苦的生活裏過了半年，幾乎全然毀壞了他的聲音顏色。他那蒼白的臉漸漸變成枯黃，由枯黃變成黝黑。眼球也深陷了，晦暗了；鎮日裏只是在紛亂裏朦朧中過着，好像沒有了靈性，失却了生機，連自己也想不出他究竟還是不是章玉甫那人。

到他的夫人臨產前兩天，已斷炊三日了。她在牀上呻吟着，那無人色的臉對着屋簷，好像是想行自盡又像是懷有將來的希望的喜悅。

這一天他又奔波了一上午，依然垂着一雙空手回來。他想求助於人終究是絕望，然心裏彷彿總有一線光明，覺得屋中至少還有一點值錢的物件藏在那裏。左搜右尋，終於

尋不出一絲毫，記不起一絲毫。他只是慌亂；飢腸逼迫着她將臨產時那種慘狀逼迫着就是空虛的慌亂總勝於絕望。最後，他發現她蓋着的那牀新綿被了。

她探知他的用意，哭泣起來。

他嘿然癡立許久，只得又想起他犯忌諱最深的汪公館。他先前覺得寧死毋辱，但一轉想這一死決定死三條性命，漸漸又發現世上有寧辱毋死的這條公式了。畢竟他鼓着勇氣離開家朝汪公館走。

到那裏時已是晚餐後了。當舉手敲動門環時，心中又起了懦怯；預備回身時，前面立刻顯出一種死的氣象，也使他懦怯。兩個懦怯交戰了許久，還是前者勝了，不禁將門環敲了兩響。

跨進門，他好似跑到海底去尋求光明，又如在沙漠裏願望生命。當費盡勇力走進內室，那位小姐看見他突然變色走了，大少爺冷視了他一眼也偷了出去；汪太太的臉佈滿了怪異的非怒非笑的神色。

『近來怎樣？密斯楚呢？』——孩子生了嗎？』一種極冷澀的聲音從汪太太鼻裏哼出來。

『哎，還算托福——不過——』他坐下又起來，覺得這地方不容許他自由。

『真是——我說你一變怎的變到這般樣了……哎，自作自受！』汪太太嘆口氣，將頭回過去，正欲預備走開似的。

『是呀，我想汪太太也決料不到我弄得這樣……真是命該如此……我也只能抱怨自己……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他吐出他生平未有的低弱的聲音來。

『你也不必自怨自艾吧。』汪太太朗聲說，眼看向天花板，將茉莉簪搔着頭髮。『到這裏有什麼事不妨直說，反正我這裏和你也不過一點同鄉關係。』

『就是爲的一點要生孩子的關係，我想，好幾次替她預備預備，總是事情太忙，并且——』

『那也沒法，我這裏舊毛衣倒是有兩件，要就拿去吧。哎，也可憐——弄到這樣。』
『不過，這還是小事，』他囁嚅着，『我覺得總有許多要緊的事沒替她做，好比有一』

回，大概是……』說時他微皺起眉頭來，『呵，是，就是她有一件衣，好像是棉襖，寧綢的，不過也舊了。我記得她交給這衣把我時，還是去年七月初八，大概是初八吧，記不清了……她說這件衣，平日不常穿，專門出客用的……裏子是藍羽紗的！』

『那有什麼衣用羽紗做裏子？』汪太太冷笑一聲說。

『……好像又不是羽紗，——她拿出來，她對我說……說是……這話……現在也記不起了。我也莫名其妙，後來不知怎的……大概是進當舖了。我就抱怨她，本來進當舖是一班窮人的路數。我當時就不許她當，不過既然當了也沒法。後來，還有一宗事好像是……』說到末尾他又呻吟了許久。

『當了不當了……』汪太太安閒地噫口氣。

『當是當了……不過那件衣總當不了多少錢。』他做個有神氣的模樣繼續說，『並且袖口也磨爛了……寧綢面子，什麼裏子，大約值得十一二塊錢，可是她只當兩塊多錢，還不到三塊錢。真可惜，依我是不會當的；到以後，不知怎的……』接着又呻吟起來。

『當票子失了嗎？』汪太太隨口問。

『不錯啊，當票子嗎？那不會失的。現在還在這裏。』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破紙來。『這是豫成當，就離你公館不遠……』

『沒有失還好！』汪太太急截了一句。

『當然，失了還了得起。』他應聲說，『不過以後她又有一點意思，見得天氣交秋了，她又臨產，實在是，我們鄉裏人的口白：衣單不禁朔風吹咧。』說時露出一點假笑了，『於是後來，左打主意，右打主意，想把它贖了出來……』

『贖就去贖呀！』

『不過……總覺得不如意：一則近來又困難，真是，和我一樣窮的不知有多少人！她想不贖？可是可以，不過……我想要贖，看汪太太這裏有——』

他正說到轉灣抹角時，汪太太忽的引着噪子朝窗外喊了一聲王媽！

『什麼事，太太？』

『我剛纔聽見有人敲門出去看看』

門響時，汪太太也出去了；他覺得話在這裏告個段落，似乎要舒服一點。

然這又是一宗出人料想的事，賴鴻儒忽然碰巧在這時來了。不啻給他一個迎頭棒喝。一種異常的恐怖罩住他，一切鎮定力都被賴鴻儒的聲音驅散；他跳起身來便想逃走，和竊賊一樣奪住後房的門走進去。

『啊呀！——』後房裏叫了一聲，原來汪小姐正蹲在馬桶上小解，看見他，和小耗子一樣飛奔了出來。他也顧不得這些，慌忙搶着到後院的門。

『哎呀，太太！——』後院裏也大叫了一聲，原來丫頭桂秋正熾着一個泥爐在那行露天洗浴，看見他，哭喪着臉，掩住下體飛竄走了。

這兩喊更其添加他的恐怖，脚步也慌亂了；前面分明有條路可逃，不知爲什麼偏偏要跨過洗澡盆，在盆裏蹣一脚水。當轉過後院，正值賴鴻儒進了正廳和汪太太大聲笑談着；汪小姐和桂秋裝着迷糊高叫着拿賊。他便只得和賊一樣偷過花蔭，摸出了大門。

走出街，吐了兩口冷氣，纔覺得放下了一肩重擔。但脚步還是不聽主使，蹣跚的，不是衣角挂了洋車的輪便是和對面行人撞個滿懷，被他們毒詈個難以形容。

轉過幾條街，惡劣的心情稍稍冷消了時，他的困惱與絕望又擁上心來。他覺前面都是茫茫的死灰色；人聲，車馬聲在耳邊飛去飛來，幽靈模樣的，彷彿已走到陰森的鄆都城了。

正在進退彷徨之間，他斗然覺得肩頭上震了一震，不禁喫了一嚇，望仔細看去，對面好像是面熟的人，但又記不清是誰了。

『王甫，你怎麼弄到這模樣了！』那人叫着說，滿臉紅光，一種襲人的酒氣撲過來。

『……：：：：：』咳，還在說嗎？真是窮愁潦倒，難以自容啊……：：：：』他嘆了口氣，記起了那人了。叫楊石亭，是個很有名的詩人酒客。

『是爲的密斯楚的事嗎？我也知道啊，』楊石亭喉頭一呃，吐了口酒，說，『不過這算什麼呢？你真太——沒有膽量了……：：：：』

……話雖如此，但也無奈何啊……」

『我說你只怪你自己不中用！』楊石亭搶口說，『人家講戀愛是神聖，你却反弄到沉淪落魄至此！以後，玉甫！我教示你把膽量放大些！世人欺騙你，陷害你，你不但不要畏縮，還要使出強硬的手段去對付他們！你知道英國有個大詩人擺倫嗎？他先前也和你一樣，做出許多無聊的事；但人家爲什麼反要崇拜他呢？就是爲的他有勇氣，不應當做的他偏要做！人家無論怎樣咒罵他，他還是偏要做……哎，玉甫，你爲什麼不學他的榜樣呢？』

他恍悟的覺得面前發現了一條極其正確的公理。

沉默了一會，楊石亭從懷裏掏出幾張鈔票來攢在他懷中說：『以後放珍重吧！我也只知道你的近況，不妨拿這幾個錢去維持維持現狀，並且密斯楚也危急了，沒有錢不會叫她送命！』

『……這……這我不能受的，石亭，我素來不食嗟來之食，還是請你收下吧！』他囁
嚅了許久

『什麼話，這樣世界你還是不食嗟來之食。你要知道你就死了，還有妻室兒女兩條性命呢？拿去吧！……』石亭打了一個哈哈，說畢揚長走了。

這一次意外的生機使他安然走回了家屋。妻子躺在牀上已呻吟欲絕，而且又絕食三日，這回得着救濟了。穩婆、孩衣、食料通通安排好了，她臨盆那兩日，得以安然；他也靜心睡了兩夜。

不數日，囊中金盡，他又開始焦急了。微笑罩在慈祥的母親面上，孩子呀呀的呼聲使室中充滿了生氣，然眼看明天要斷炊了，他只得又預備出來。好幾次想將身上的舊夾袍拿去當了，但不着長衣終於體面有攸關，猶豫了許久，決定將身襯衣悄悄拿出來——這是他目前的救濟法。

跑到當舖，不知費了多少口舌纔當到四角洋錢；這點小數目作什麼花費？苦惱了許久，斗然記起了第九小學。他想在那裏還寄放了一網籃舊書，不如拿去賣了罷……

到學校裏，幾乎無人理會他；問那籃書，他們說不知誰人拿去換了火柴了。徒勞往返，

僅僅在門房收到一封家書，這時飢腸又辘辘起來了。

他計算多時，纔決定找着一所貧民的小館來用餐。

在一所堆滿了油漬塵垢的桌角，他坐下，問了一件價廉的點食。一重重的悲哀，憤恨，苦惱又擁上心來。他想世人都存心欺騙他，陷害他；無一處不是他的懸崖絕路。他又想起楊石亭教訓他的那句話，覺得自己實在要放大膽，將來或許有恢復原狀的一日。他愈想愈真確，愈憤怒，好像自己立刻變成了大詩人擺倫那模樣，這小菜館彷彿和草芥一樣踏在他脚下。

一會，他將家書拆開讀下來。上面寫着：

『玉哥手足，敬啓者：數月不得音書，家人皆甚懸望。近得旅京同鄉友人來書，謂兄與一蕩婦發生膠轕，竟至私養嬰孩，大爲親朋所鄙視；又謂上司因此事已將兄開除官籍，遺臭萬年。並聞兄現零落世道，無以爲生，沿門求助以糊口。嗚呼！兄何一敗至此耶！兄何糊塗一至此耶！此耗傳來，家人對兄之負望，一變爲涕淚潸然矣！嫂夫人素有

舊疾，聞兄惡耗，疽發背梁，已於昨夜與世長辭矣！嗚呼，兄之罪惡尚堪過問乎？嫂夫人對兄素賢惠貞節，而兄不加絲毫體諒，致陷之於死地；兄何以對此，何以使其瞑目於九泉之下耶？哀哉！現父母在堂，弟妹幼弱，皆靠兄一人之努力，而兄竟一敗至此，吾家破落在目前矣！……兄乎！……」

看未畢，他心頭如一陣刀剜。他想自己一敗到這模樣！辱沒祖先，見鄙當今，遺臭未來，到底是被誰人陷害呢？世人陷害了？爲什麼世人偏要陷害他而不陷害別人呢？他愈想愈恨，兩眼挺直的，滿身的汗都凝住了。兩手微微顫起來。

斗然間，他悟到首先應該將這小菜館一脚踢毀。因爲他來了這麼久，遲來的人都喫完走了，他還在這裏冷坐着。這不是他們有心與他爲難嗎？他不禁狂怒的驀然而起，猛猛的在桌上一拍，叱了一聲。

『先生，什麼事？』一個肥胖得和小豚兒一樣的伙計忙趕上來說。『……餃子還沒有好，我早就叫你待一待，爲什麼發脾氣？』

『狗屁還沒有好？來了兩個鐘頭還沒有好！你欺侮誰？』他叫着說，又在桌上使
一拍，那當醋壺用的花露水，瓶一個筋斗跳下地來碎了。

『好，打東西了……』伙計冷語一聲接着也嚷道：『沒有好怎麼辦……鍋裏剛換
水，叫咱們怎麼煮？生的你能喫嗎……要快，咱們有的是蒸餃子，你早不說，遲不說，到這時
對誰來發脾氣……真糊塗！』

『你罵誰糊塗……』他跳起身朝伙計奔上來，攘着袖臂。

『罵你怎麼啦？你還打人不成——』

『我不打人麼？——』當伙計話還未畢，他伸起掌便劈面打來，登時四隻手舞着，一
陣飛舞，和四座風車一樣轉着。旁人看見他兩人這麼樣臨陣的姿勢，哄然一聲滿屋皆笑
了。

兩人舞了許久，那掌櫃的纔上來做和事人，將伙計一手攔開，惟其如此他更憤怒了，
更覺得自己有勇氣，舉手便操起醬油瓶朝伙計擲去。然事不湊巧，伙計並未遭擊，而掌櫃

的頭上已受了重創，坐在他後方的兩個山東大漢淋得滿身都是醬油。

『好，出血了……』旁邊一個人冷聲報告着。

『喂喂，怎麼樣，瞧瞧我的衣服！』那兩個大漢跳到他面前了。

這時他纔知道自己闖下了大禍，從頭至尾都冰冷了，跼着只一聲不發；似那白臘製的鼻裏只抽着氣，和唧筒打出來的一樣。

當警察們聞耗進來，那大漢已捉住他將他那舊嗶嘰夾袍脫下；他毫沒有了拒絕能力，還承認着——因他的腦裏已明白了——應當賠償他們被醬油潑污的衣的損失。

掌櫃的頭被滿了鮮血，由伙計們扶給警察們看時，室中充滿了一種嚴酷空氣。

幾句審問之後，他給警察拉出門——正式帶署了。他業已成了罪人，在街上被牽着走時，只一羣羣的行人跟來，好像一塊腐肉引動了一羣逐臭的蒼蠅。

一星期後他纔從牢獄裏釋放出來，然這事已遠近皆知了；走回家屋，妻子差不多不認識他了，只是對他呆看，流淚。

「……你情願丟開我麼，你丟開我就讓我死好了，怎麼又回來……若不是鄰舍高家發慈悲，每天送來兩碗粥，我不白白的餓死了嗎……」

他只是呆坐着，和死人一樣。

「……我想死，玉甫，可憐這孩子……我死得了嗎……」說時孩子啞的一聲哭了，
「……我嫁了你，你就要養活我，不然你……你就是叫我死，我死不要緊，只是這孩子，出世還不到一月……」

他抽了口氣，將頭埋在臂間伏下桌來。

醒來時，已是夜晚了；桌角明着一盞慘綠的燈光，妻子已靜靜在牀上安睡着，一種死灰色罩在她那清瘦得可怕的兩頰上。

他定了定神，漸漸發現面前顯出一道異常森冷的光芒——這好像是一條大路，他唯一的前途。望望屋的四周，只看見黑魃魃的裏面擁出許多異樣對他鄙夷嘲笑的臉。想逃避那些臉的逼視，他轉側着，在室中圍走着，然它們還是跟着他跑，和孩子們捉迷藏一

樣。

預備騎上牀來，忽的又起了一種極強烈的恐怖。他覺得牀上騎的那人，分明是密斯楚，眼裏却總認不出她是密斯楚；仔細一看，愈看愈不像人，漸漸幻成一個慘死的尸具——就是爲他背發疽死的前妻莊氏！登時這房間也漸漸一變爲莊氏的臥房，自己好像被神明捉到她面前來處罰。

他恐怖的掩着兩眼伏在燈前來。他覺得死神完全臨近了。因爲死的可怕，用想方法將它趕走，但有什麼方法呢？記得小時祖父告示他說易經可以驅鬼；他想這時只有求救於易經一法了。

在破書堆裏翻了許久，他猛然記起了，原來這裏沒有易經。心中一慌，那尸具彷彿坐了起來，還隱約聽見一種噓噓的聲音，正像聊齋裏面的尸變那模樣。他極力按住心思，欺騙着自己，隨手將一本書挪過來當易經讀。

讀了一會，好似鬆活了一點，再讀下去，書上的意義也漸漸明白了。裏面有一句特別

的顯明，似乎對他說：『……現在所謂的社會道德是什麼？都是一種虛偽面具。世界上許多罪惡就產生在這裏面。你們要知道真的道德全不如此。真的道德全然維繫在一個人的思想上。一個沒有思想的人他根本沒有道德；一班能打破假道德面具的人，也就是他有思想的權威，他能够如此便如此……』

這一段話使他明白一點了，明白了自己的罪過——自己被道德的勢力所逼迫就實行欺詐，想看重道德反爲道德所陷害，想欺瞞真理反爲真理所懲罰。想了許久，漸漸悟到從前所加於別人的罪已移在自己身上了。

擡起頭來，忽的面前幌出一個枯槁憔悴的人來了。他喫了一仔細審視時，原來那是一座鏡，鏡裏照出他自己的顏面。他全然不認識這顏面了，那絕對不是他自己，絕對不是章玉甫，是一個徘徊在死路間的囚犯。

『……你爲什麼變到這樣了？』他心裏隱約有一道微弱的聲音發着疑問。

『……我想欺騙世人，反被世人欺騙了。』那顏面似乎這麼答着。

『……怎麼辦呢——你現在！』

問到這裏，那鏡漸漸暗淡，彷彿不願意再答覆下去。他這時的心裏只充滿了悲哀與悔悟！這些痛苦彷彿永久不能解脫，除開有一個方法。

再一擡頭時，馬上發現桌邊那把削梨的小刀了。他拿了起來，瞧着，覺得刀鋒上露出一點極其親暱的微笑。漸漸的，一切都消失了，只見那把刀指示着他那疑難不決的手，一直透到自己的胸膛裏去。

當他的夫人被他一聲叫醒時，刀已由他右手的痙攣從胸膛裏帶了出來落在地上。一股鮮血直噴着，正濺在面前書上『一箇沒有思想的人，他根本就沒有道德』那句話上面。

第二日死耗傳開，一班平日鄙視嘲弄他的人都來哀悼他。彷彿他們覺得他不應該生，但也不應該死。從前最厭惡他的人變成最哀憐他的人了；覺得他生前是他陷害密斯楚，死後却又是密斯楚陷害他了。於是有的竟主張懲責她，決定將她送到官裏去。

然而這可憐的她，到這時還不明白自己爲什麼遭遇這樣的不幸，爲什麼丈夫要這樣的慘死——但她又覺得丈夫之死於她總有點罪過，因爲他如其不是她的丈夫，也就不會死了。

雖則經過許多人的判決，宣告她無罪，但從此已成爲這世上視爲第一等下賤的女人了。當她扶着丈夫的棺木，由一羣叫化擡出屋時，她的心裏已呈了麻木的狀態。街市僻巷的人們都來觀看這奇異的葬儀，這可醜可鄙棄的寡婦。

『嗚，嗚，嗚——』靈柩前面吹着號筒，這因懼怯而自殺的人已告最後一段結束了，只見那引柩的老頭子從懷中掏出一把紙錢來朝空中擲去，飄飄蕩蕩的落下來作蝴蝶式的翻翻舞。

七，六，一九二六年作畢。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版

烈火

實價大洋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

著者 黎錦明

所有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一六五號

發行所 開明書店

